

摘要

贾至(718—772),是盛唐时期的诗人、散文家,曾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生前是复兴儒学的积极倡导者,作诗撰文皆力主宗经,强调以六经为依归而鄙薄艳丽浮艳之辞,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全唐诗》今存其诗仅一卷,共46首。其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从表现爱国精神和入世情怀、儒家君臣观、观乐知政思想、仁爱思想、中庸思想以及独善其身思想等六个主要方面反映出了其所继承的儒家传统思想;而在艺术表现上,贾至的诗歌清新流丽,颇具典雅之气;其古体诗中大量使用偶句、律句,反映出诗人“引律入古”的创新意识,且长篇五古大都一韵到底,一气连属,体长而充畅;其近体诗中对仗多为严整的工对,还出现了流水对、当句对以及借对等多种特殊的对仗形式,对对仗艺术做了积极探索;另外,其诗中的用典灵活多样,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兼而有之;炼字艺术亦生动传神,能够达到“诗眼”之妙。

贾至在其当时的诗坛即上颇具诗名,与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等诗人大家都有过广泛的交游与诗篇唱和;李白在诗中多次将他比作西汉初的才子贾谊,杜甫则称其诗为“雄笔映千古”(《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并且其诗名在后世亦流传甚广,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把他列入了唐诗“大名家”之中(《沧浪诗话·考证》);《唐才子传》则称“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照、庾信”,而且,其诗也被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历代多部著名唐诗选本所收录,尤其是七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旧时一直被人们传诵不衰。因而,贾至在唐代诗坛以及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贾至; 唐诗; 儒家思想; 清丽典雅; 名家

Abstract

Jia Zhi(718—772), one of the poets and writers at the Height of the Tang Dynasty, had been in charge of drafting state announcement for long time. When he was alive, Jia Zhi proposed the reconstructing of Confucian ideology actively, insisted on learning the classic in writing poem and prose, resisted the showy and gorgeous words, and valued the instructiv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he Whole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now collects 46 poems of Jia Zhi, for one volume.

His poems' content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ology that he inherited in six respects: expressing patriotic spirit and progressive emotion, Confucian view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s, the idea that one can master the politics through appreciating music, the benevolent idea, the neuter idea, the idea that one should be kind to himself only. In the art displaying, his poems are fresh, smooth and very noble. He used a lot of symmetry sentences and rhythm sentences in writing classical poems, reflecting his idea of creation. And most of his classical poems used only one rhyme, then they're length and smooth. In his rhythm poems, most symmetry sentences are orderly, including some special forms such as mobile symmetry, one sentences symmetry, and lending symmetry. So he made exploration actively in the symmetry art. Otherwise, the using classical in his poems is versatile, including positive, negative, clear, and dark. And the art of choicing words in his poems is also lively, the word can become the eye of poem.

Jia Zhi was very famous for his poems when he was alive, he had wide relation with those well-known poets, such as Li Bai, Du Fu, Wang Wei, Gao Shi, Cen Shen, and he had poetry exchanging with them ever. Li Bai looked Jia Zhi as Jia Yi which was genius in the Han Dynasty for many times in his poems. Du Fu praised that his poems were majestic for ever. Moreover his reputation was also popular after he died. Yan Yu's *Can Lang Comment on Poetry* acted him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Biography of Genius in the Tang Dynasty* also commended that Jia Zhi was good at writing poems, and his style was as good as that of Bao Zhao and Yu Xin.

And many selected works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selected Jia Zhi's poems ever, such as Fang Hui's *Ying Kui Rhythm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Gao Bing's *Comment on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Meaning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of Zhong Xing with Tan Yuanchun in the Ming Dynasty, Shen Deqian's *Selected Works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Wang Shizhen's *Soul Works of Geniu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en Thousand Rhymes of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Jia Zhi's *The Worshipping in the Morning at the Da Ming Palace* was always spreaded by the people at ancient times. Thus, Jia Zhi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both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Jia Zhi,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Confucian ideology, fresh and noble, famous poet .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李新 日期： 2005 年 5 月 20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作者签名： 李新 日期： 2005 年 5 月 20 日

导师签名： 郭成武 日期： 2005 年 5 月 20 日

引言

盛唐时期的诗人贾至，在其当时的诗坛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与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等诸多著名诗人都有着广泛的交友与诗篇唱和，特别是其七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诗的唱和，旧时一直被人们传诵不衰；李白在诗中多次将他比作西汉的才子贾谊，杜甫称其诗“雄笔映千古”（《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辛文房《唐才子传》则称“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照、庾信”（《唐才子传》卷三），严羽的《沧浪诗话》也把贾至列入了唐诗“大名家”中（《沧浪诗话·考证》）。并且，其诗亦被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历代多部著名唐诗选本所选录，评价很高。可见贾至在唐诗发展史和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还是颇负盛名的。

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于贾至的诗歌创作，还没有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单篇的专题研究论文仅有陈邦炎《谈贾至〈春思〉之一》（《艺谭》1983年第二期），对于其《春思二首》其一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以及表现手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但仅限于对单篇作品进行研究；而傅璇琮先生的专著《唐代诗人丛考》中“贾至考”一节，对于贾至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原因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然而并没有对其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给予全面考察，仍主要停留在对其生平事迹的考证上。另外，由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对贾至的诗歌创作有过三百多字的简介，指出了其诗以七绝擅长，技巧纯熟，具有清新明丽、自然流畅的艺术特色；（美）斯蒂芬·欧文的《盛唐诗》一书在对盛唐诗人的简介中，提到“贾至熟练掌握了正规官场风格……最优秀的诗都是绝句，其中有几首是盛唐描述技巧的典范”（《盛唐诗·开元、天宝时期的次要诗人》），日人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也提及贾至“殿于盛唐，以中兴唐诗为人所称”（《中国韵文史·盛唐的诗》）。但都没有深入展开论述和进行整体研究。

可见，当前学界对于贾至特别是其诗歌创作的研究还只是初见端倪，和对盛唐其他诗人的研究状况相比也显得十分薄弱，更加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本文拟对贾至的诗歌从思想和艺术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系统分析，力图对其诗在唐诗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以使人们对其诗歌的价值能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第一章 贾至的生平及文学主张

一、贾至的生平

盛唐诗人贾至，字幼邻，一作幼儿，^①生于开元六年（718），卒于大历七年（772），洛阳（今属河南）人，郡望长乐（今河北冀县）。其父贾曾，少知名，以孝闻，先天元年（712）睿宗传位于玄宗，曾为撰传位册文；开元初拜中书舍人，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文辞见称，时人号为“苏贾”。贾至于天宝初擢明经第，自校书郎出为单父（今山东单县）尉；天宝末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安史乱起，于天宝十五载（756）从玄宗入蜀，迁中书舍人。时宰相兼吏部尚书房琯在普安郡为玄宗献策，以诸王分镇天下，贾至为草《玄宗幸普安郡制》（《全唐文》卷三六六）。七月，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乃命贾至撰传位册文，既进，“上皇览之叹曰：‘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至伏于御前，呜咽感涕。”^②并充册礼使制官，与韦见素、房琯等赴灵武册立肃宗；册礼毕，仍任中书舍人，知制诰，朝廷的重要典册多出其手。

乾元元年（758）春，肃宗排挤玄宗旧臣，贾至坐房琯党出守汝州，次年（759）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贾至出奔襄、邓；坐弃汝州事贬岳州司马。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召复中书舍人，次年迁尚书左丞。广德二年（764）转礼部侍郎，“是岁，至以时艰岁歉，举人赴省，奏请两都试举人，自至始也。”^③并知东都举；永泰元年（765）加集贤院待制。大历三年（768）改兵部侍郎，五年（770）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七年（772）以右散骑常侍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集二十卷，又别集十五卷，又手编谪岳州诗为《巴陵诗集》，均佚。《全唐诗》收录其诗46首，编为一卷。^④

二、贾至的文学主张：以宗经为主导的儒家文学教化观

贾至继承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从他在《全唐文》中今存的文章来看，他还是一个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綰上疏请停明经、进士科，“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名于省；”^⑤贾至作《议杨綰条奏贡举疏》附和其议。其文曰：“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

①贾至的字，《新唐书》本传称“至字幼邻”，《全唐诗》、《全唐文》小传同；而《唐才子传》卷三作“幼儿”。

②本文所引贾至诗，皆出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35，中华书局，1996年版。

者皆由取士之失也。”指出由于取士试以诗赋、帖经之失，导致儒学下衰；因儒学下衰，“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他认为，儒道之兴废，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1]贾至疏作于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后不久，在思想领域正需要儒家的君臣之道作为抑制藩镇、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出，贾至的倡导复兴儒学，正是以安史之乱后整顿统治秩序，巩固皇权纲纪的需要为出发点的。

在他死后独孤及所作的《祭贾尚书文》中，叙述他生前思想时说：“追念夙昔，尝陪讨论。综覆微言，揭厉孔门，匪究枝叶，必探本根。高论拔俗，精义入神，誓将以儒训，齐斯民……”^[2]；可见贾至复兴儒学、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另外据《大唐传载》记载，“贾至常侍平生毁佛”^[3]，这也是他宗儒排佛的一个例证。葛晓音先生也曾在《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一文中考察指出：“天宝年间李白在‘十载客梁园’期间所结识的贾至、独孤及、于逊、杜甫、高适等人……这些人彼此关系密切，而且都具有较浓厚的儒家复古思想。”^[4]可见贾至对于儒家思想，是深信笃行的。

与此相应，贾至的文学主张也是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学教化观，他的这种文学主张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其文论中。如大历元年（766）十一月，贾至在长安为工部侍郎李适文集所作的《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唐虞虞歌，殷周雅颂，美文之胜也。厥后四夷交侵，诸侯征伐，文王之道将坠地；于是仲尼删《诗》述《易》作《春秋》，而帝王之书，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昔延陵听乐，知诸侯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乱之源也。

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神龙中兴，朝称多士。济济儒术，焕乎文章，则我李公，杰立当代。于戏！斯文将丧久矣。习郑卫者，难与言《咸》、《醵》之节；被毡裘者，难与议周公之服。而公当颓靡之中，振洋洋之声，可谓深见尧舜之道，宣尼之旨，鲜哉希矣！观作者之意，得《易》之变，知《书》之达，究《诗》之微，极《春秋》之褒贬。可谓孔门之弟，洙泗遗徒。至其逸韵，扬波扇飙，铺糟啜醢，时有婉丽之什，浮艳之句，皆牵于诏旨，迫于时事。然亦言近而兴深，语细而讽大，周有不合《六经》之奥义。览者其知夫子之墙乎！^[5]

正是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贾至无论叙历代文章流变，还是评价具体作家作品都表现

出鲜明的宗经思想；颂扬三代《六经》之文“炳然可观”，而否定楚骚以下文学的发展，“扬波扇飙，大变风雅”，“荡而不返”，背离儒家经典。文中甚至将述作的宗经与否，同世之治乱联系起来，——“昔延陵听乐，知诸侯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乱之源也。”而在评论李适作品时，则先颂扬其所处的时代，“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济济儒术，焕乎文章，则我李公，杰立当代”。继而称赞其作品能够“得《易》之变，知《书》之达，究《诗》之微，极《春秋》之褒贬”，即使“时有婉丽之什，浮艳之句”，也是“言近而兴深，语细而讽大，罔有不合《六经》之奥义”。正因为李适作品能够做到宗经，贾至才大力颂扬他“当颓靡之中，振洋洋之声，可谓深见尧舜之道，宣尼之旨，鲜哉希矣！”可见贾至衡量文学的标准是以六经为依归而鄙薄诡丽浮艳之词的，其儒家文学教化观也是以宗经为主导的。

而他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还说：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6]

其中“迁怒贰过”，出自《论语》：“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移风易俗化天下”，本于《毛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正义·毛诗序》）；这也表明贾至反对浮艳之词，要求作者精通六经旨义，使文学作品能够发挥教化作用。

另外，贾至所作的《旌儒庙碑》一文，在批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以宗经为主导的儒家文学教化观，“观象考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极。体元御极，莫先于教；教之大者，莫大于儒。……夫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权胜。秦皇知权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经之谟训，用三代之文质，则黄轩盛美，汤武宏业不若也！观夫坑儒焚书之意，乃欲盖先王之能事，窃作者之鸿名，众耳以前闻。逞私欲于当代。此儒之所忌也！……于维先王，设教崇儒；作训六经，为代典谟……”^[6]同时代的李舟在《独孤常州集序》中也称他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7]

不仅如此，宗经的文学思想还贯穿在了他的诗歌创作中，由贾至现存诗中所使用的

儒家经典的典故可见一斑：

贾至的诗	所用典故	典故出处
“皎皎无缁磷”(《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论语·阳货》
“新命集旧邦”(同上)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元凶诱黠虏，肘腋生妖氛”(同上)	“祸发心腹，害起肘腋。”	《晋书·江统传》
“古来有屯难”(同上)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周易·屯》
“夏康纘禹绩”(同上)	少康灭浞复夏典	《左传·襄公四年》
“怅望黄绮心”(《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	商山四皓典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同扈岐阳蒐”(《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	“周武有孟津之盟，成有岐阳之蒐。”	《左传·昭公四年》
“差池尽三黜”(同上)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	《论语·微子》
“耿耿云阳台”(同上)	“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	《汉书·司马相如传》
“跂予暮霞里，谁谓无轻舟”(同上)	“谁谓河广？一苇行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诗经·卫风·河广》
“郁郁被庆云”(《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	《汉书·天文志》
“泰阶速贤良”(同上)	三台星典	《晋书·天文志》
“枕席相远游，聊欲浮沧浪”(同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离娄上》
“八月白露降，玄蝉号枯桑”(同上)	“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蝉鸣。”	《礼记·月令》
“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同上)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论语·述而》

“叹息良会晚，如何桃李时” (《寓言二首》其一)	“何彼秣矣，华如桃李。”	《诗经·召南·何彼秣矣》
“鲜卑窃据朝五州”(《燕歌行》)	中国十二州，南有其七，北有其五典	《尚书·舜典》
“季秋胶折边草腓”(同上)	“欲立威者，始于折胶。”	《汉书·晁错传》
“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同上)	“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有死声，楚必无功。”	《左传·襄公十八年》
“六军将士皆死尽”(同上)	周天子有六军典	《周礼·夏官》
“同辇入昭阳”(《侍宴曲》)	班婕妤辞同辇典	《汉书·班婕妤传》
“梅发柳依依”(《对酒曲二首》其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共叹虞翻枉”(《送王员外赴长沙》)	虞翻被贬交州典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	阮籍穷途而哭典	《晋书·阮籍传》
“勉哉孙楚吏，彩服正光辉” (《送夏侯参军赴广州》)	孙楚为参军典	《晋书·孙楚传》
“回看北斗欲潸然”(《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北斗七星典	《晋书·天文志》
“回看北斗欲潸然”(同上)	“潜焉出涕”	《诗·小雅·大东》
“渔舟忆钓台”(《送夏侯子之江夏》)	钓台典	《晋书·陶侃传》
“为报延州来听乐”(《勤政楼观乐》)	吴季札观乐典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共沐恩波凤池上”(《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勳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	《汉书·荀勗传》
“王孙莫谿猎，贱妾解当熊”《咏冯昭仪当熊》	冯昭仪当熊典	《汉书·外戚传》

“今夕秦天一雁来”（《答严大夫》）	鸿雁传书典	《汉书·苏武传》
“青云北望紫微遥”（《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	紫微垣典	《晋书·天文志》

由上表可以看出，贾至在诗中大量使用了像《诗经》、《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孟子》、《周礼》、《礼记》等儒家重要经典，以及《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史”中的典故，可见其头脑中宗经文学思想的深厚。

综上所述，可知贾至由教化天下的立场出发，始终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宗经，以儒家六经为依归，从而发挥教化作用，这是与儒家传统的文学观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合乎儒家经典，即宗经原则，并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6]相一致的；他的文学主张属于以宗经为主导的儒家文学教化观。不仅如此，贾至坚守儒家文学教化观，还有其现实意义，贾至曾长期担任中书舍人，为皇帝近侍，并曾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而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在思想上儒、道、释三教并崇，如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颁行天下，这样儒学便失去了其“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以致于安史叛乱爆发以后，朝中众多的大臣不顾儒家大义，纷纷投降叛军，竟连宰相陈希烈也屈身附逆，“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大唐盛世一去不返；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贾至倡导复兴儒学，正是为了在思想领域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把儒家的君臣之道，作为安史之乱后整顿统治秩序、抑制藩镇、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武器，以实现唐王朝的“中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至此举堪为中唐韩柳等人儒学复兴思潮的先声。

第二章 贾至诗歌的思想内容

如上章所述,贾至生于宦门,父子两代都曾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而为皇帝近臣,谨奉着儒家正统的君臣之道;可以说,他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贾至又是擢明经第由科举道路走上的仕途,而“明经试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应试者熟读并背诵儒家的经典(包括其注疏)”。《新唐书·选举志》记明经考试的项目为:“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9]即全部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考查士子对经文、经义的熟悉和理解程度以及运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贾至能够由此而擢第,足以证明其对儒家经典的精熟。而他是一个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其文学主张又是以宗经为主导的儒家文学教化观,并以此来指导文学创作;因此,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包括爱国精神和入世情怀、儒家君臣观、观乐知政思想、仁爱思想、中庸思想、独善其身思想等六个主要方面:

一、爱国精神和入世情怀

儒家学派自创立之日起,就具有直面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标榜和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庸》)的为人处世之道。早在儒家经典之首的《周易》之中,就已见其端倪。如在“乾”卦之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入世情怀之体现。并且,历代儒家的仁人志士都视这种为国家、为天下大义而献身的入世情怀和爱国精神为“大仁”、“大勇”,并亲身履践。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就已多次提倡这种“大仁”、“大勇”了,如孔子就曾言,“士见危致命”(《论语·子张》),“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提出要在国家危难、天下兴亡之际而为之献身、“致命”;并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体现出不成功,则成仁,“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舍身卫道的精神。而孟子则继承了孔子“杀身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扬光大,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的主张,当有人问及“士何事?”时,他回答“尚志”,“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而为国为民为天下,是其“大仁”、“大义”之所在,势必要“舍生取义”,也就是秉持一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的积极入世的态度。要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体现了一种肯为国家、天下献身的大无畏的人格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也正是一种立足于国家和天下的“大道”、“大义”、和“正气”，这也就是后人所崇奉的“浩然正气”、“气节”的本源。孔孟的取义成仁的入世情怀和爱国精神，也激励着一辈辈的后学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贾至，也是具有这种爱国精神和入世情怀并亲身奉行的。早在安史之乱初期，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叛军攻陷潼关，玄宗弃长安，流亡蜀中，扈从臣子寥寥无几，而贾至便在其中；七月，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八月，消息传至成都后，玄宗便命担任中书舍人的贾至撰传位册文，并命他与左相韦见素、吏部尚书房琯、黄门侍郎崔涣一起，远赴灵武，辅佐肃宗。灵武时为朔方节度使府所在地，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由成都至灵武，不下千里之遥；灵武还是当时领导全国上下抗击安史叛军的政治中心，而辅佐肃宗，是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抗战，收复失地、重整河山，从而拯救陷身于安史叛乱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们的。此刻这一重任，便落在了贾至诸人的肩上；在漫漫征途上，贾至在《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中，以诗笔记下了行途之艰难和对中兴国家的坚定信念：

胡羯乱中夏，銮舆忽南巡。衣冠陷戎寇，狼狈随风尘。幽公秉大节，临难不顾身。激昂白刃前，溅血下沾巾。尚书抱忠义，历险披荆榛。扈从出剑门，登翼岷江滨。时望挹侍郎，公才标缙绅。亭亭昆山玉，皎皎无缁磷。顾惟乏经济，扞牧陪从臣。永愿雪会稽，仗剑清咸秦。太皇时内禅，神器付嗣君。新命集旧邦，至德被远人。……

开头一段，先是对患难中的同行者在战乱中表现出的“大节”、“忠义”表示钦敬，以相互激励，更以“永愿雪会稽，仗剑清咸秦”相期，这里连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洗雪会稽之耻和刘邦仗剑斩蛇起义覆灭暴秦两个典故，表达了诗人平灭安史叛乱的决心。

第二段，实写行途上的艰难险阻，“捧册自南服，奉诏趋北军。觐谒心载驰，违离难重陈。策马出蜀山，畏途上缘云。饮啄丛箐间，栖息虎豹群。崎岖凌危栈，惴栗惊心神。峭壁上巖岑，大江下沄沄。”正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天下苍生，才不畏艰难，披荆斩棘，远赴灵武；这里集中体现了贾至所继承的儒家为国为民而“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的爱国精神和献身情怀。可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以下一段，“皇风扇八极，异类怀深仁。元凶诱黠虏，肘腋生妖氛。明主信英武，威声赫四邻。誓师自朔方，旗帜何缤纷。铁骑照白日，旄头拂秋旻。将来荡沧溟，宁止蹴昆仑。古来有屯难，否泰长相因。夏康纘禹绩，代祖复汉勋。”使用少康复夏和汉文帝复汉两个典故，“以中兴望肃宗”^[10]肃宗称帝之初，灵武朝廷君臣不过二、三十人，而贾至对其寄以厚望并亲赴灵武予以支持，也正是为国、为民、为天下。

末尾一段，“于役各勤王，驱驰拱紫宸。岂惟太公望，往昔逢周文。谁谓三杰才，功业独殊伦。感此慰行迈，无为歌苦辛。”再次表达了诗人为国为民、远赴国难而无怨无悔的思想感情——“感此慰行迈，无为歌苦辛。”沈德潜曾称此诗，“直叙时事，煌煌大文”^[10]；这首诗也正是其勇赴国难的真实历程的写照。可见，这些诗句和感受正是贾至身上儒家传统的爱国精神和入世情怀的具体体现。

在乾元二年（759）贾至被贬岳州司马之后所作的《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一诗中，也体现了其忧世伤时的爱国情怀。这是一首长篇五古，开头一段描写洞庭湖秋景，籍以抒发自己遭贬谪之哀：“谪居潇湘渚，再见洞庭秋。极目连江汉，西南浸斗牛。滔滔荡云梦，澹澹摇巴丘。旷如临渤澥，杳疑造瀛洲。君山丽中波，苍翠长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之后，“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二句，由感慨个人遭际转入家国之忧。“长沙行”句，用西汉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之典，贾至把它用在这里表明，自己不但如贾谊一样伤己身之境遇，而且还为国家动荡的时局而忧心不已，“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宛叶遍蓬蒿，樊邓无良畴。独攀青枫树，泪洒沧江流。”贾至是洛阳人，在登高望乡之时，也在想象着远在北方的家园沦丧和国土被“胡马”即安史叛军蹂躏的情景；而自己远谪他乡，爱莫能助，唯有“独攀青枫树，泪洒沧江流”而已。短短八句，家国之忧便已溢于言表。

并且，贾至在他的边塞诗中，也更加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入世情怀和爱国精神。比较典型的，如《燕歌行》这首长篇七言歌行，

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前临滹沱后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山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馀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营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电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

里无尘飞。君不见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移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燕歌行”，本是乐府《相和歌·平调》古题，《乐府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曹丕、萧绎、庾信等所作，多写思妇怀念征人，而贾至此诗则与高适《燕歌行》一样，扩大了该诗题的表现范围，历述燕地的兴衰治乱，从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汉家用以封王侯，魏晋动乱、鲜卑创建北魏，直到隋唐。并通过隋唐两代于此征战的历史史实加以对比，来讴歌大唐盛世的赫赫武功，隋代是“……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而大唐，则先是“垦耕大漠为内地”，作好充足的准备，并且“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把握战机，相时而动，因而大获全胜，“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且最终以“时移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作结，一乱一治，一正一反，表达了诗人对于身处大唐盛世而无边塞之忧，天下得以太平安乐的无限振奋和喜悦之情；全篇洋溢着昂扬的基调，是一首较为出色的唐代边塞诗。在颂扬讴歌之中，也体现了诗人关注国家治乱、天下兴亡大事的积极入世情怀和爱国精神。

除了以上的长篇之作，还有像《出塞曲》这样的短篇，表现其爱国情怀，“万里平沙一聚尘，南飞羽檄北来人。传道五原烽火急，单于昨夜寇新秦。”首二句一开始便引出了“羽檄”这充满战争意味的象征物，“檄”，用以征调军士，遇有急事方插羽毛于其上，以示迅疾，这里加上一个“飞”字，更见军情之紧急。在万里边关的征途上，羽檄南飞，究竟发生了何等紧急的战事呢？后二句紧承上联，“传道五原烽火急，单于昨夜寇新秦”，“五原”、“新秦”，今都位于内蒙古境内，地处边塞，与异族接壤；这两句有如出自战士之口，把那种军情十万火急的焦虑心情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来。诗人那种关心国家时局、边关战事的爱国精神也尽显其中。

二、儒家君臣观

在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中，君臣之道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从孔子开始，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视“君臣之义”为“大伦”（《论语·微子》）；《左传》中也提出“君令臣供……礼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礼记·中庸》

则言：“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将“君臣”置于天下达道之首；孟子也讲，“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等等。

但在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念中，并非像后世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那样，要求“君为臣纲”，把君臣之间视为绝对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提倡一种君臣互动的关系，即所谓“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比如孔子尽管要求“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但也很鲜明地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子的“忠君”是以君主的“礼臣”为前提的。儒家“四书”之一的《礼记·大学》中也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而孟子除了提出类似的“君尽君道，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的主张以外，更进一步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甚至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的形象比喻。这些也都体现出先秦儒家要求“君仁臣忠”的互动关系的君臣观念。

贾至出身于世宦之家，父子两代相继担任中书舍人，为皇帝近侍、知制诰，所以是自觉地奉行儒家君臣之道的。其《宓子贱碑颂》云：“先生宣慈在躬，精义入神，……始受业于仲尼，终委质于鲁君……观夫为政之大，体元之要，恤孤哀丧，举事问吊，训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贤三老而禀教”^[6]，对于忠于君主，恪尽臣职、教化子民的孔子门人宓子贱，贾至是大加赞颂的。而对于犯上作乱者，则深恶痛绝。《新唐书》本传载，“至德中，将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杜徽，肃宗新得陕，且惜去荣材，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11]贾至上表谏曰：“……谨按王去荣是富平县百姓，朔方偏裨，无专杀之权，有犯上之逆，且拥数千之众，不能整齐行列，外攻强寇。繇乃无状挟怨，内杀县尹。《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夫去荣乱逆之人也，焉有逆于此，顺于彼；乱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尹而不悖于君乎？”^[6]终于将王去荣正法。即便是为君主所排挤，遭受贬谪，其忠君之心，也不改变；如乾元元年（758）春，肃宗排挤玄宗旧臣，贾至亦在其列，出为汝州刺史，但仍作《汝州刺史谢上表》，以谢君恩。其文曰：“……捧荷恩私，违离轩陛。专城之寄则厚，魏阙之心斯切。即以今月至州上讫，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以庸劣，绩用无闻，生睹中兴，以为殊幸。官登列守，弥觉叨荣……敢励铅刀之割，终于犬马之恋。”^[6]可见儒家的“君臣大义”在其头脑之中的根深蒂固。

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之中，首先表现为应制体中忠君敬主、恪尽臣职的思想感情的表达，比较典型的就是他那首很著名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贾至担任中书舍人，时长安已复，中兴在望，于是赋早朝之事以歌唱升平。此诗一出，中书、门下两省的同僚杜甫、王维、岑参便纷纷写诗唱和，成为唐代诗坛上一大盛事。贾至这首台阁应制诗极写早朝的富贵尊严气象，首联“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写出京城大道上银烛照天，百官上朝车马络绎不绝，而至宫门天已破晓之景，主要写宫外景况，声势十分雄壮；且处处点出一个“早”字，与诗题相呼。颔联“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转写宫内景色，杨柳青青，莺啼宛转，一派和穆气氛。颈联则细笔描绘百官上朝时的动作、神情——“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众人一片肃静，只有剑柄和佩环相撞之声，一个个鱼贯而入。尾联“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则点明诗人身份为中书舍人，“凤池”，即凤凰池，为中书省的美称，“染翰”，即以墨濡笔，此指草拟诏书，为中书舍人之职；并以勤勉国事作结，集中表达了诗人感承帝王恩德，欲谨守职分以尽忠的思想感情，正如唐汝询所解，“我与诸公沐恩波于凤池深矣，可不夙夜兢兢，奉文墨以待天子乎？”^[12]十分明显地反映了贾至“忠君”、“敬君”的儒家君臣观念。

其次，在贾至被贬为岳州司马，远离朝廷后所作的伤贬谪的众多诗作中，也能反映出他那“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恋阙、思君之情。岳州地处湖南，而京城长安位于遥远的北方，因此这些诗中常出现“北望”、“北斗”、“帝乡”等词语，以喻指京城、朝廷；如“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青云北望紫微遥”（《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回看北斗欲潸然”（《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云归帝乡远，雁报朔方寒”（《长沙别李六侍御》），“一片仙云入帝乡”（《送王道士还京》）等等。其中，“帝乡”，出自《庄子·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指天帝之都，诗中用以借指京城长安；且长安“上直北斗”^[13]，所以用“北斗”代之，并多次“北望”，藉以表达诗人外贬后对于京城、朝廷无限怀念的恋阙之情。而

在诗人谪居岳州送别友人之际，抚今追昔，每每勾起对旧日身居京城任皇帝近臣的往事的回忆：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

《送王道士还京》：“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

第一首是乾元二年（759）九月贾至于“洞庭秋水”畔的岳州与好友李白作别时所作，“金华”，为汉殿名，在未央宫，这里借指京城长安。时贾至被贬为岳州司马，李白亦刚刚作从永王李璘事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两人在分别之时，“共说金华旧游处”，回忆起天宝初二人在京城为官交游之事，又怎能不更添伤感！可所能做的唯有“回看北斗欲潸然”，一同北望，相对而泣。

第二首是贾至于岳州送王道士还京时所作，“一片仙云”即喻指王道士。诗人此时送人回京，自身却只能停留在贬谪之所岳州，回忆起京城旧日熟悉的花月，而身不能往，不禁发出一问，“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正是此时思念京都之真情的流露。

第三首也是贾至于岳州送被贬谪长沙的好友王员外时所作，二人都曾在朝为官，可转眼间却都遭受贬谪，“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泽畔吟”，用屈原遭放逐“行吟泽畔”之典，以喻二人相同的遭际，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又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而停杯北望，思念京都之时，自不免泪水沾襟。

清人贺子翼《诗筏》曰：“诗人佳作，多是忠孝至性之语……忠孝之诗，不必问工拙也。”^[4]在以上的这些诗中，贾至对朝廷的忠诚和对京城的思念确是发自真情，每每“欲潸然”、“泣潇湘”、“还欲泪沾襟”，反映出他真切的恋阙之情。

另外，贾至还以寓言诗和表现闺怨的代言体的形式，通过“男女之思”，比喻“君臣之念”，以此来表达他的思君、恋阙之情。寓言诗有《寓言二首》：

其一 “春草纷碧色，佳人旷无期。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叹息良会晚，如何桃李时。怀君晴川上，伫立夏云滋。”

其二 “凛凛秋闺夕，绮罗早知寒。玉砧调鸣杵，始捣机中纨。忆昨别离日，桐花覆井栏。今来思君时，白露盈阶漙。闻有关河信，欲寄双玉盘。玉以委贞心，盘以荐嘉餐。嗟君在万里，使妾衣带宽。”

寓言，乃有所寄托之言，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第一首即借思念佳人，“叹息良会晚，如何桃李时”，表达怀君之情，叹息自己身谪边地，不能还朝事君，徒然辜负了大好时光。正如唐汝询所解，“此放逐而思君也。言睹春草之含碧，而想见君之无期，遂欲远遁以采芝者，非遽然忘君也，盖事君期于胜年而良会已晚，今果何如哉！岂更桃李之时邪！伫立晴川而忽见夏云之起矣。夫既感春草，复悲夏云，以见光景日往而思君愈切耳。”^[12]第二首则袭用《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行行重行行》之原意，“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以闺中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夫君，寄托自己思君之情。前半段通过“凛凛秋闺夕，绮罗早知寒”等深秋氛围的渲染，衬托妇人思夫之切，以及诗人思君之切；“闻有关河信，欲寄双玉盘。玉以委贞心，盘以荐嘉餐”，表面上是写思妇向身在远方的夫君表达忠贞之情，实际上是诗人藉此表达自己对君王的忠贞不贰之心；“嗟君在万里，使妾衣带宽”，用《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之语，再次表达了诗人对远在京城的君王的思念之情，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君销得人憔悴”！也可以看出贾至尽管为君所弃，外贬边地，而对君主的忠心却未曾改变。

贾至代言体的闺怨诗，则借乐府古题的本意，汇入自身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思君、恋阙之意。比如《长门怨》：“独坐思千里，春庭晓景长。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香。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深情托瑶瑟，弦断不成章。”《乐府古题要解》曰：“长门怨，为汉武帝陈皇后作也。后，长公主嫖女，字阿娇。及卫子夫得幸，后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奉黄金百斤，令灵解愁之辞。相如作《长门赋》，帝见而伤之；复得亲幸者数年。后人因其赋为《长门怨》焉。”^[16]贾至在此诗中用其古事，拟陈皇后口吻，表述失宠后的愁闷悲怨和怀君之思，寄托自己遭贬之后的思君、恋阙之情。“独坐思千里，春庭晓景长”，一个“独”字便显现出陈后失宠后孤独寂寞的惆怅，而“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香。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的春景，更反衬出己身的孤独；只好把思君千里的深情托之瑶瑟，可终究“弦断不成章”。陈后的景况正体现出诗人自身的遭际，贬谪后的孤独凄凉，与之又何其相类！君王相隔千里之遥，思而不见，自是满腹愁怨，只好借题发挥，寄情于诗章。

类似的诗还有《铜雀台》：“日暮铜台静，西陵鸟雀归。抚弦心断绝，听管泪霏微。灵几临朝莫，空床卷夜衣。苍苍川上月，应照妾魂飞。”《乐府古题要解》曰：“铜雀台，一曰铜雀妓。旧说魏武帝遗命令其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中。于台上施八尺总帐，朝晡上酒脯粮糒之属，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也。铸铜雀置于台上，因名为铜雀台。”^[15]贾至此诗则借铜雀妓守望西陵怀念魏武帝曹操的古事，抒发自己思君、恋阙之情。“日暮铜台静，西陵鸟雀归”，与上一首的“莺喧翡翠幕”一样，以活泼腾跃的景象，反衬出其时其境的静寂凄凉；“灵几临朝莫，空床卷夜衣”，妾妓所居孤寂清冷的环境与魏武帝生前大宴铜雀台的盛况，恍若隔世，每思及此，自不免“心断绝”、“泪霏微”；思君不见，唯有“苍苍川上月，应照妾魂飞。”明人谭宗《近体秋阳》称此二句“健力奇气，惜情令读者毛发都竖。”^[16]把铜雀妓对魏武帝的怀念之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其实这也正是诗人自己不能重返朝廷与君相伴的思君、恋阙之情的真切表达。

综上，贾至恪守传统儒家的君臣之“大伦”，忠君、敬君，即便是被贬之后，仍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思君、恋阙之情，并无一首刺君之诗；不象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除了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北极朝廷终不改”（《登楼》）等诗句中抒发忠君、恋阙之情以外，还敢于在诗中对君主的不仁、不义之行加以批判，如批评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讽刺肃宗不纳忠谏，自以为是——“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以及讽刺代宗宠信宦官致使京城失陷于吐蕃，“犬戎直来坐玉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忆昔二首》其一），可谓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可以看出，杜诗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秦儒家互动的君臣观念的。与之相比，贾至诗中所体现出的忠君、敬君思想，则有其庸愚的成分，他只是继承了先秦儒家君臣观的一部分而已；当然，这也是贾至出身于世宦之家，并长期担任皇帝近臣的必然结果。

三、观乐知政思想

观乐知政思想，是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早见于儒家典籍《春秋左传》记载的吴公子季札观乐时所发表的评论中：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然劝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沔沔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可以看出，季札是从音乐的风格上去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借以辨别政治的优劣，风俗的好坏，从而把音乐作品看作是政治状况的反映，这也就把二者关系提高到了一种极端的高度，认为音乐完全可以作为政治的晴雨表。这种文艺思想一直为后世的儒家学者所继承，如《荀子·乐论》讲，“夫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认为音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也与政治的治乱紧密相关。因此，“乱世之征：……其声乐险，……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孟子也提出过，“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同样指出了音乐能感化人心，对社会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代表着汉代儒家思想的《礼记》中，则全面肯定和总结了音乐与社会政治的紧密关系，“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可见，观乐知政思想在儒家文艺思想中的影响之深远。

贾至秉持儒家文学教化观，对观乐知政的儒家文艺思想自是绝对加以继承的，在其文中也多次提到季札观乐，如“昔延陵听乐，知诸侯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

乱之源也。”（《工部侍郎李公集序》）“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其中“延陵”，即指吴公子季札，他曾被封于延陵。而且，其《沔州秋兴亭记》中也提到，“闻韶濩而和，聆郑卫而靡，耳之动也；……和则安乐，靡则忧危。”^①也表明贾至继承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的儒家文艺思想，肯定音乐是对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映。

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最为明显的则是《勤政楼观乐》了，“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为报延州来听乐，须知天下欲升平。”勤政楼，是勤政本务楼之简称，位于京城长安兴庆宫内西南，开元八年（720）造，属于皇家宫殿，此诗即作于贾至在宫中观赏乐舞之后。“银河帝女”，即天上仙女，用以比歌舞妓；“三清”，道教指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即天界；“紫禁”、“九城”，均指京都。可以看出观乐的地点，是在宫中，皇帝身边；因而此诗不免有应制称颂的色彩。“为报延州来听乐”中，“延州”，即指吴公子季札，他生前本封延陵，又封州来，故称“延州”；请精于乐律的季札来听乐，为的是“须知天下欲升平”，使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典故，称颂眼前歌舞升平的景象；并且通过观乐考察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礼记·乐记》），进而讴歌大唐政治清和，天下太平，一派盛世之景。尽管此诗是出于应制，未必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但确实反映出了诗人的观乐知政思想。另外，《侍宴曲》：“云陛褰珠帘，天墀覆绿杨。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鸣佩长廊静，开冰广殿凉。欢馀剑履散，同辇入昭阳。”也是写出了君臣同乐、歌舞升平的景象，言外之意，仍是借以讴歌盛世太平、天下安乐。而《燕歌行》中的“君不见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黷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借用《左传·襄公十八年》中“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之典，以《南风》之歌“不竞”，即不强劲，“有死声”即有衰微之音，衬托出隋军征伐高丽“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的大败局面，借以说明隋主的穷兵黷武，世道由治而乱。这也都反映出了诗人观乐知政的儒家文艺思想。

四、仁爱思想

儒家学派自创始人孔子开始，就以“仁”为核心建立了系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倡仁爱；“仁”的主要意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并且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将心比心；亦

如孟子所言,“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要“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在“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之外,儒家也把“非亲”的友人纳入了仁爱的范围之内,以“朋友之交”作为“五伦”之一(《礼记·中庸》),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伦理道德思想。并且,在儒家经书中也有多处言论强调朋友之间的仁爱,如“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子路在谈志向时也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等等,甚至提出“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礼记·中庸》),可见善待友人的仁爱思想在儒家学派中被普遍地认同。

贾至由明经科擢第,精熟于儒家经典,对于儒家提倡的朋友之间的仁爱思想也是深信笃行的,这从他所创作的大量的与朋友、同僚间的送别、赠答的诗作中可以体现出来。贾至的送别诗共18首,在其全部46首诗中数量最多,占1/3强,在这些诗中诗人与朋友分别时的离愁别恨全都是出于真情,发自肺腑,每每泪水沾襟,如“举酒有馀恨”(《送友人使河源》),“孤帆泣潇湘,望远心欲断”(《送李侍御》),“春心将别恨,万里共悠悠”(《送陆协律赴端州》),“回看北斗欲潸然”(《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巴陵夜别王八员外》),“欲别俱为恸哭时”(《送南给事贬崖州》)等等,直书别离之恨,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而“此别盈襟泪,雍门不假弹”(《长沙别李六侍御》)则使用雍门子周鼓琴令孟尝君泣下之典,表明不用雍门子周鼓琴,即已泪水沾襟,更加强化了离别之痛。并且,其送别诗中还通过分别前后情形的对比,以及对友人路途遥远的感慨,来抒发惜别之情,前者如“昨夜相知者,明发不可见”(《送耿副使归长沙》),“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送夏侯参军赴广州》)等;后者则有“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送友人使河源》),“春心将别恨,万里共悠悠”(《送陆协律赴端州》),“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等等。

而贾至的送别诗中最具代表性并为后世所称誉和流传的,则是那首《送李侍郎赴常州》了,“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此诗作于诗人谪居岳州之时,首句实写眼前景色,点明时令、气候,正处在严寒的冬日,属天

时；次句预计李侍郎别后的行程，岳州古属楚地，常州古属吴地，李侍郎要去常州，所以要跋涉“楚水吴山”，属地理。这两句真切地写出了友人旅途的艰辛，其中蕴含着诗人对朋友深深的关切之情。后两句“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则正面抒发惜别之情，以“今日”、“明朝”对照，表明今日相聚之促、之不易，明朝相忆之深、之难堪，愈觉非醉不足以散愁。正如唐汝询所言，“涉雪而行，凄其已甚，又况吴楚殊途耶？不得已而寄情于酒耳。”^[12]此诗直抒胸臆，语浅而情真，“无限离情只在口头，妙于不尽说。”^[17]正符合沈德潜所说的“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10]确是唐人七绝中送别诗的佳作。并被后世多家唐诗选本收入，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相提并论。如《批点唐诗正声》云：“饮钱读此，令人沉痛，此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同意。”^[18]《唐诗笺注》则言，“此与摩诘《渭城》诗同意。‘明朝相忆路漫漫’，语婉而深；‘西出阳关无故人’，思沉而痛，各尽其妙。”^[19]《诗境浅说》也讲，“唐人送友诗多矣，此诗直抒胸臆，初无深曲之思，而恋别情多，溢于楮墨。后二句与王右丞‘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意极相似；平子言愁，文通限别，今古同怀。”^[20]

贾至不仅在其诗中直接表达对朋友的仁爱、关切与惜别之情，还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如《送夏侯参军赴广州》云：“勉哉孙楚吏，彩服正光辉”，借用大材孙楚为参军的典故以喻夏侯参军，祝愿朋友能够飞黄腾达；还有谪居岳州时所作的《送夏侯子之江夏》云：“羡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等，为朋友能够荣归故里感到欣慰，这些正体现了儒家“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爱思想。而每逢友人被贬他乡，即将远行之际，贾至总在诗中为之感慨和悲叹，如朋友王员外被贬长沙时，则云“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送王员外赴长沙》），“莫道巴陵湖水阔，长沙南畔更萧条”（《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前者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贬长沙“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的典故作比，后者则直接把王员外遭贬地的荒凉一语道尽，对朋友的不幸遭贬深表同情；还有像“朱崖云梦三千里，欲别俱为恸哭时”（《送南给事贬崖州》），“闻道崖州一千里，今朝须尽数千杯”（《重别南给事》），为朋友被贬遥远的崖州（今属海南）而悲痛不已，贾至也曾被贬岳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能为同遭贬谪的朋友表示同情、鸣不平。由上可以看出，贾至对于儒家仁爱思想的奉行。

而在贾至的赠答诗中，大多慨叹因与朋友相隔遥远而不能相见，从而抒发了对朋友的无限牵念之情。如“我有同怀友，各在天一方。离披不相见，浩荡隔两乡”（《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相去虽地接，不得从之游”（《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思君独步华亭月，旧馆秋阴生绿苔”（《答严大夫》）等等；特别是《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江南春草初萋萋，愁杀江南独愁客。秦中杨柳也应新，转忆秦中相忆人。万里莺花不相见，登高一望泪沾巾”一首，因“独”而“愁”，因“愁”而“忆”，直至“泪沾巾”，皆发自真情，而直抒胸臆，把对朋友的关心、思念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从贾至创作了如此之多的送别、赠答诗来表达对友人的留恋、思念的真情，可以看出他对于儒家所提倡的特别是朋友间的仁爱思想，是深信笃行的。

五、中庸思想

中庸之道，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中，即是中正、中和，无过无不及；庸，即是用或训为常，如郑玄注曰：“用中为常道也”，亦即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礼记·中庸》）。孔子对中庸之道大加赞扬，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且在《论语》中也有多处言论体现其中庸思想，如“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等等。而儒家中庸思想体现在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上，则表现为对“中和”之美的提倡，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如孔子在评论《诗经》时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即代表“中和”之美：“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原则，也就是“中和”；他还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为政》），并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些正是“中和”之美的标准。而孟子在对《诗经》里《凯风》和《小弁》的评价中讲，“《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强调应做到“怨而不怒”，这也是中庸思想和“中和”标准的体现。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中和”观念，把“中和”之美作为文艺美学标准，如“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荀子·乐论》），音

乐如此，诗歌也是如此，“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同上）而汉代儒家文艺思想的代表著作《毛诗序》中，则具体发挥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提出了诗歌创作要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并要求“主文而谲谏”，这正是中庸思想和“中和”观念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体现。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贾至，也是推崇和奉行中庸之道的，如其《宓子贱碑颂》云：“清静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简易之体大”，而称颂他人则言：“于维李公，诞灵中和；磊落怀奇，如山如河”^[6]。在其诗作之中，更是体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思想和“中和”之美的观念。

贾至的吟咏宫廷宴乐和欣赏歌舞之作，尽管也是以舞女、乐妓为描写的对象，但却写得雍容典雅，毫无宫体之气，如其《侍宴曲》：“云陛褰珠帘，天墀覆绿杨。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鸣佩长廊静，开冰广殿凉。欢馀剑履散，同辇入昭阳。”不过是以“云陛”、“珠帘”、“天墀”、“长廊”、“广殿”这样较为大气可显示皇家气派的意象作环境点染，但用语却很自然、素朴而真实，全无刻意的夸张溢美之辞；而对宫中舞妓的描写，也只是“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二句轻轻带过，以“隐映”、“低昂”两个连绵词语准确地表现出她们歌舞的动作、姿态，给人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却不落入宫体诗细腻的描摹和绚丽的辞藻堆砌之俗套；还有其咏舞妓诗《赠薛瑶英》，在题下有注曰：“元载末年，纳薛瑶英为姬，以体轻不胜重衣，于外国求龙绡衣。惟至及杨炎与载善，得见其歌舞，各赠诗。”元载，肃宗、代宗时曾任宰相，以豪奢著称于世，史载其“名姝异妓，虽禁中不逮”。《古今诗话》亦称“元载纳薛瑶英为姬，处以金丝帐、却尘褥，衣以龙绡衣。”^[21]其豪奢程度可见一斑，而其舞姬薛瑶英自是珠光宝气，光艳照人的；吟咏此种人物，最易堕于宫体之绮靡描写，可贾至观其歌舞后，只是以一绝句相赠，“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成帝，虚筑避风台。”首二句先以怯极轻的铢衣之重，衬托其舞步的轻盈，用桃花绽放比其笑容，描写得真实自然、恰如其分，俨然一舞妓形象现于目前，正如贺裳黄《载酒堂诗话》云：“唐人艳诗，妙于如或见之”^[22]，而不必繁缛辞藻的堆砌；后二句以赵飞燕身轻不胜风，汉成帝为筑避风台之典收尾，恰到好处地对薛加以赞美，毫无淫靡之失。这些宫廷、宴乐题材的诗作都确实做到了“乐而不淫”，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

在贾至那些抒发贬谪之哀、羁旅之愁的诗中，也都是恪守着“发乎情，止乎礼义”

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哀伤、忧愤，同样体现出中庸的思想和“中和”之美。贾至被贬岳州之后，在其诗中多发遭受贬谪的哀叹，虽然也有像“我年四十餘，已叹前路短。羈离洞庭上，安得不引满”（《送李侍御》），“江南春草初萋萋，愁杀江南独愁客”（《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这样直呼愁苦的诗句，但大多数是借用相关的典故，以寄托哀思。如“君山丽中波，苍翠长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帝子”即指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她们曾因思念夫君而泪洒斑竹，贾至用以比拟自身遭贬后的思君、恋阙之情，“楚词尚悲秋”，用宋玉作《九辩》悲秋之典，比拟自己于贬谪之地的伤秋之意；最后“我同长沙行”又用贾谊被贬长沙的典故，与自己贬于岳州相类比。所用典故，无不贴切，虽没有强烈的愁怨之语，但贬谪的哀怨，也完全可以体会得出了。而《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二：“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首二句使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语典，写出了己身于贬谪后游洞庭之际，对遭受放逐的诗人屈原的追慕和理解，后二句由此又联想起娥皇、女英随舜不及、路断君山，投湖而死的凄惻传说，而己身忠而被贬，君门路断，与之何其相类！遂引湘娥为同调，发思古之幽情，感叹自己身世之多艰。如《唐诗解》云：“上用楚辞语布景，下遂有湘娥之吊。逐臣托兴之微意也。”^[12]用典恰到好处，从而融写景、抒愁、怀古为一体，浑然天成。还有他写给同遭贬谪的朋友王员外的诗中，“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等，分别用虞翻被贬交州，阮籍穷途而哭，屈原被放逐的典故，比喻二人的境遇，共伤贬谪，也都十分得恰当。

另外，他那些遭贬后思归不能，抒发羁旅之苦的诗，也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无激愤之语的。如“羡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送夏侯子之江夏》），“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送王道士还京》）等，对他人还乡、归京表示羡慕，慨叹己身之不归。《西亭春望》“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杳冥。岳阳城上闻吹笛，能使春心满洞庭”，则借写春景之美好，发羁旅之哀，如《唐诗解》云：“春景深矣，雁当北归，庶几一寄乡书，今不见返，故云‘入杳冥’也。想望既切，复闻笛声，能不动吾归心乎？”

^[12] “春心”二字，看似生意，实乃羁愁。还有《春思二首》其二：“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描写远方的长安游客的乐事，

而身在异乡，因此心怀愤懑。正如唐汝询所解，“此想象京师游客之乐，有愤愤不平意。观‘醉杀’二字可见。”^[12]无论愁怨、愤懑多么激切，然而他都是十分委婉地表达出来，“主文而谲谏”，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得温柔敦厚之旨。

由上述诗作可以看出，贾至谨守着儒家中庸之道，在诗中无论表达宴乐之欢娱，还是贬谪之愁苦，都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无过无不及，始终遵循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的美学原则。

六、独善其身思想

儒家学派虽然是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但当其学说行不通或己身为君王所弃，而不能建功立业之时，也会产生退隐的思想，亦即独善其身思想；当然，这和道家一开始就主张出世隐遁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多次阐述该思想，如在《论语·泰伯》中有言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用世与否，视天下有道无道而定，若无道，则退隐而不再参与、关心政事。也就是要独善其身。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贤者辟世”（《论语·宪问》）等，表示自己的主张不能被推行，不见用于君时，便只好避世而隐；这些都体现了独善其身的思想。而孔门弟子也是继承了这种思想的，如曾皙谈志向，“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也是很明显地表示要独善其身。到了孟子那里，则更加鲜明地阐述了“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的独善其身思想，提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指出得志显达时，要恩泽天下，而当仕途不顺、功业难成时，则“穷不失义”，仍要“修身”，独守善道，完整的阐述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

贾至继承的是儒家思想，并且几经宦海浮沉、官场荣辱，因而在这进退之间，也是持有独善其身思想的。他曾作《微子庙碑颂》，赞美远离纣王而归隐的商臣微子，“睹其进，思尽忠，则忤主以竭谏；退将保祀，则全身以逃难，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处之域，有以见圣达之情也……邈矣微子，逢时颠沛；居亡念存，处否求泰；谏以明节，仁而远害；作诰父师，全身而退。”^[16]对能够“全身而退”、独善其身的微子大加颂扬。还有其

《送李兵曹往江外序》言：“念安石东山之赏，怀子猷剡溪之兴，何云思浩荡，而野情寥廓哉！予困于徒劳，累及五斗，升沉风波之里，踟躇长吏之前，岂沧洲远蹈之情，南阳躬耕之意！临歧对酒，有愧长剑。”^[6]引谢安、王子猷之古事，阐发对退隐之羡慕。这些文章都能反映出贾至头脑中独善其身的思想成分。

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如《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贄府封丘高少府》“……我生属圣明，感激窃自强。崎岖郡邑权，连蹇翰墨场。天朝富英髦，多士如珪璋。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闭门对群书，几案在我旁。枕席相远游，聊欲浮沧浪。八月白露降，玄蝉号枯桑。舸舟临清川，迢递愁思长。我有同怀友，各在天一方。离披不相见，浩荡隔两乡。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岂无蓬莱树，岁晏空苍苍。”先是以“崎岖郡邑权，连蹇翰墨场”之句，寄慨于己与高适等之屈居下僚，贾至曾任单父县尉，高适时任封丘县尉；继而以“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之句，作不平之鸣，既不为现世所重，遂“枕席相远游，聊欲浮沧浪”，作退隐之想。以下感叹“同怀友”不得相见，“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岂无蓬莱树，岁晏空苍苍”，用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之典，感慨年华易老，与友人作出世之约，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诗人“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而其贬官岳州之后所作的《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朔风吹疏林，积雪在崖巘。鸣琴草堂响，小涧清且浅。沉吟东山意，欲去芳岁晚。怅望黄绮心，白云若在眼。”前半首用自然的笔调展现出一片清幽的隐逸的环境氛围，后半首“沉吟东山意”，“怅望黄绮心”，分别使用了谢安隐居东山，夏黄公、绮里季等四皓归隐商山的典故，表达对古时隐者的怀念之情，最后一句则引用“山中宰相”陶弘景答圣上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的语典，集中抒发了向往隐逸生活之独善其身的幽情。

还有《对酒曲二首》：“梅发柳依依，黄鹂历乱飞。当歌怜景色，对酒惜芳菲。曲水浮花气，流风散舞衣。通宵留暮雨，上客莫言归。春来酒味浓，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蓬。”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慨，怜惜美景，赞赏春光，欲及时行乐，忘却烦忧，而不问世事——“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并劝樽前之友，“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蓬”，这也正是儒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独善其身思想的体现。另外，像“李侯忘情者，与我同疏懒”（《送李侍御》），“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

道”(《君山》),“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这些忘却宠辱、淡于名利,不问政事,而寄情山水的诗句,也都能反映出诗人官场失意后的独善其身思想。

除了上述六个主要方面以外,贾至诗中还体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儒家思想,比如举贤的政治思想,《论语》中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孔子还讲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其弟子子夏也举例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同上);孟子也讲,“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孟子·梁惠王下》),“举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孟子·公孙丑上》),都代表了儒家的举贤思想。而在贾至的诗中,“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燕歌行》),使用燕昭王为招贤纳士从郭槐所谏铸黄金台以延天下士的典故,体现了其举贤思想;还有“忆昔皇运初,众宾俱龙骧。解巾佐幕府,脱剑升明堂。郁郁被庆云,昭昭翼太阳。鲸鱼纵大壑,鸞鷟鸣高冈。信矣草创时,泰阶速贤良。一言顿遭逢,片善蒙恩光”(《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追忆大唐初创之时贤士受到重用得以施展才华之盛事,也是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儒家讲华夷之辨,如孔子有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也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贾至诗中也体现出严华夷之辨的倾向,如“皇风扇八极,异类怀深仁。元凶诱黠虏,肘腋生妖氛”(《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因对以胡人为主的安史叛军的极度仇视,所以直斥其为“异类”、“黠虏”;又“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燕歌行》),将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建立称为“鲜卑窃据朝五州”,并对“胡”、“匈奴”十分得蔑视,都能体现出这一点。还有,儒家称颂“后妃之德”(《毛诗序》),强调后宫妃嫔对君王的忠贞和绝对服从,比如孔子曾言,“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论语·季氏》);贾至在诗中也强调和赞美“后妃之德”,如“灵几临朝奠,空床卷夜衣。苍苍川上月,应照妾魂飞”(《铜雀台》),描写魏武帝曹操死后,其妾姬等苦守灵台的凄惨之状,也体现出了她们对为魏武帝的忠贞;更为典型的是《咏冯昭仪当熊》:“白羽插雕弓,霓旌动朔风。平明出金屋,扈辇上林中。逐兽长廊静,呼

鹰御苑空。王孙莫谏猎，贱妾解当熊”，咏汉元帝游兽苑遇熊，冯妃当熊而立以护元帝之故典，赞美了其能为了帝王不惜献出生命的“后妃之德”。

综上所述，贾至的诗歌创作体现出了其所继承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且“文如其人”，也反映出了他本人谨奉儒家之道及其文学观，严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中规中矩，从未敢越雷池一步。与同时代的诗人大家相比，他的诗中既没有李白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极度自信与豪放，和对统治者“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岸不群的叛逆精神；也没有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邛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那种心忧天下、直陈政见而不惜讽刺君王的批判现实精神；他也没有像王维、孟浩然那样创造出静逸明秀、清高淡远的诗境以表现山水田园的隐逸生活；更没有像高适、岑参那样深入边塞、慷慨悲歌，抒发建功立业的豪迈奇伟情怀。因此，与这些同处盛唐时代的大诗人相比，贾至诗歌的思想内容不免偏狭而单一，显得较为平庸，这也正是与那些大家相比，其诗名不著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贾至诗歌的艺术特征

贾至的诗歌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与盛唐大家相比,显得较为单一、不够丰富,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有许多独到之处和不俗之举,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在盛唐诗人群体中可谓独树一帜。

一、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

贾至的诗歌出语多为素朴天然之辞,并且声调流畅,充满清新之趣。如其代表组诗《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江上相逢皆旧游,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

用清新、自然且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泛游之兴与贬谪之愁等真挚情感,诗中秋风、落叶、白云、明月等意象,皆清疏明朗、浑然一体,有自然素朴之优美,无人工雕琢之痕迹;尤其是第一首结尾“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最有特色,两句皆由名词组成,成为“无谓语句”,通过联想组图,列出了一串类型意象;而这两句的妙处,还在于将无限广阔的洞庭湖水,与自己孤独的一叶扁舟相对比,以空阔之景反衬出身世的孤微。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亦长于此法,如其《登岳阳楼》诗,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空阔之景,反衬自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孤微身世,还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秋兴八首》其七)、“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等诗句,均是此类手法。

并且,贾至这三首诗均景中有情,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诗境,体现出无穷韵味,首首皆明白晓畅而诗情浓郁。而这三首绝句尤以第二首为最,词句清丽,意境悠远,气韵流畅,声调响亮,正所谓“清者,流丽而不浊滞”^[22];可与李白同时所作的“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一)相媲美。正如《唐诗笺注》云:“李白诗‘不知何处吊湘君’,此云‘白云明月吊湘娥’,各极其趣。上半设色,亦各有兴会。”^[19]清人宋顾乐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则评此诗曰:“神采气魄,不似太白,而景与情含,悠然不尽,亦是佳作。”^[19]而这种清新明丽、自然响畅的特色,在贾至的其他很多诗中,都有所体现。

如其送别诗《送李侍郎赴常州》：“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清朗自然，用辞平易，仿佛口语，脱口而出；而“‘雪晴云散北风寒’，所以‘送君须尽醉’；‘楚水吴山道路难’，所以‘相忆路漫漫’。横竖错综，秩然不乱，盖规矩法度之作。”^[23]可谓语浅情深，有无穷韵味。正如顾璘《批点唐诗正音》评曰：“此篇音律纯熟，语亦清婉，不须深语，自露深情。”^[19]还有其五律《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也是清新流丽、情景交融之作，“三四写景，五六乃写情，妙在动荡流转”^[23]；如明人谭宗所称，“层层转入，无一境排并，无一言重复，无一意拖沓，如秋潭千尺，上鉴眉睫，下见须髻，至哉！”^[24]

而其古体之作亦多是清新明朗、自然流畅，比如《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朔风吹疏林，积雪在崖巘。鸣琴草堂响，小涧清且浅。沉吟东山意，欲去芳岁晚。怅望黄绮心，白云若在眼”，还有《寓言二首》其一：“春草纷碧色，佳人旷无期。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叹息良会晚，如何桃李时。怀君晴川上，伫立夏云滋”等等；皆为清新明丽、用典自然、情融于景而意境悠远之作；正如《批点唐诗正声》赞曰：“格高调绝，不尚铅华，自极佳丽。”^[18]

贾至诗中意象的色彩，多为白、绿二色；其中白色意象有“白云”、“白日”、“白露”、“白环”、“白马”、“白羽”、“月明湘水白”等，绿色意象则有“绿杨”、“绿苔”、“草色青青”、“柳青青”、“春柳纷碧色”、“楚山晴霭碧”等等。白色象征着纯洁、明朗，绿色则象征着清新、宁静，因而这两种颜色的多处使用，也使其诗倍增清新明丽之美。

而贾至诗中也时有鲜丽、华美的意象和词语出现，但这是从属于诗中情感抒发的需要，“为情而造文”^[25]，与堆砌辞藻、内容空洞的浮艳文风是根本不同的，而后者正是贾至遵循以宗经为主导的儒家文学教化观所要摒弃的；正像元人张著《诗学渊源》所称，“其诗气质不及高适，而典雅过之，间作绮语，亦文质俱见，不落凡近。”^[26]最为典型的是《春思二首》其一：“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此诗作于贾至被贬岳州期间，诗中之愁恨，自是当时那种流人之愁、逐客之恨。诗中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青黄，目所见之色；历乱，目所见之形；香，鼻所嗅之味；用嫩绿的春草、鹅黄的新柳、飘香的红桃白李，描绘一片明媚绚烂的春景；而从色彩、形状、气

味各方面言之，用思极精细，而遣辞亦殊流丽。后半入题，转写春思，“东风不为吹愁去”，不言自己愁重难遣；而怨东风无情，不为遣愁；“春日偏能惹恨长”，不说因愁闷而度日如年，反怪春日惹恨；使前半所咏绚丽春景之美，均成春恨之根，景愈佳，愁愈深矣。遣辞构思极为巧妙，正如王夫之称反衬手法，“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26]贾至此诗即以春日丽景的描写反衬自己牵愁带恨之哀情，从而有力地增强了情感抒发的力度。其他还有“江南春草初幂幂，愁杀江南独愁客”（《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春草纷碧色，佳人旷无期”（《寓言二首》），“独坐思千里，春庭晓景长”、“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长门怨》），“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等诗句，皆是以丽辞反衬愁情，从而增强抒情效果。而且；贾至诗中这些丽景多是春柳、春草、桃李、山水等等自然景色，全无刻意的人工雕琢，正如《文镜秘府论》云：“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27]，这就更使其诗充满了自然、清新之趣和明丽之美。

另外，互文、顶针艺术表现手法的大量使用，也给其诗增添了清畅、明快之美。贾至诗中使用互文手法的诗句，描述行动的如“饮啄丛筍间，栖息房豹群”（《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逐兽长廊静，呼鹰御苑空”（《咏冯昭仪当熊》）；表现悲、喜心情的如“抚弦心断绝，听管泪霏微”（《铜雀台》），“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当歌怜景色，对酒惜芳菲”、“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对酒曲二首》）；描写自然景物的则有“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春思二首》其一）；表意清晰而不拖沓，使诗歌显得简洁而明朗。使用顶针手法的诗句则有“闻有关河信，欲寄双玉盘。玉以委贞心，盘以荐嘉餐”（《寓言二首》其二），“江南春草初幂幂，愁杀江南独愁客。秦中杨柳也应新，转忆秦中相忆人”（《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双鹤南飞度楚山，楚南相见忆秦关”（《江南送李卿》）等等，亦能使其诗增添响畅、明快之美。

还有，其诗中大量使用了叠音词和双声、叠韵词，叠音词如“苍苍”、“悠悠”、“青青”、“亭亭”、“皎皎”、“郁郁”、“泔泔”、“滔滔”、“澹澹”、“耿耿”、“迢迢”、“萧萧”、“凛凛”、“幂幂”、“依依”、“漫漫”、“昭昭”、“纷纷”等；双声、叠韵词如“崎岖”、“萧条”、“违离”、“嶙峋”、“缤纷”、“差池”、“蹭蹬”、“慨慷”、“连翩”、“猖狂”、“裴回”、

“离披”、“羈离”、“惆怅”、“倏忽”、“霏微”、“历乱”、“芳菲”、“蹀躞”、“隐映”等等；这些词语的使用，可使诗句读来琅琅上口，增加音乐感和响畅之美，“下字贵圆，造语贵响”^[28]，从而能够加强抒情效果。而他的好几首绝句都是上下两联皆对，且首句入韵，如：

《春思二首》：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勤政楼观乐》：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为报延州来听乐，须知天下欲升平。

《送王道士还京》：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

《巴陵夜别王八员外》：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亦能使其诗声调响亮、自然流畅，如清人方东树云：“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尤在情性”^[29]，因此有利于抒情，更使其诗歌显得清新流丽。

由上可见，贾至的诗歌有清新明丽、自然流畅之美，正如《唐才子传》所评：“至特工诗，……调亦清畅，且多素辞”^[29]，清丽之美是其诗最主要的特色；而“清”，则格调高雅，与此相联，典雅之气，也是贯穿其诗歌始终的。最能体现其诗的典雅之气的，莫过于他那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了，“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此篇虽在内容上属宫廷题材，视野偏狭，歌唱升平，多富贵气息；但在艺术上则典雅庄重，大气开朗，真切地展现出一派盛唐大国气象，并且属对工切，音调响畅，具有典丽精工的特色。因此争为杜甫、王维、岑参诸公所和，并为后世传诵。正像杨载《诗法家数》所讲，“荣遇之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写意要闲雅，美丽清细。如玉维、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30]；杨万里《诚斋诗话》亦称，“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31]；而《批点唐诗正声》甚至称贾至此诗“禁体气象轩冕，无一字不佳”^[32]；都是看到了其诗的典雅庄重之气象，从而给予美誉。

而其《勤政楼观乐》之作，“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为报延州来听乐，须知天下欲升平。”将寻常的宫廷乐舞描写成天女下凡、歌出九城以兆升平，事关风雅而不落俗套，正可见其典雅雍容之气度。还有像他的下列作品：

《送陆协律赴端州》：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边数杯酒，海内一孤舟。岭峤同仙客，京华即旧

游。春心将别恨，万里共悠悠。

《长门怨》：独坐思千里，春庭晓景长。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香。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深情托瑶瑟，弦断不成章。

《对酒曲二首》其一：梅发柳依依，黄鹂历乱飞。当歌怜景色，对酒惜芳菲。由水浮花气，流风散舞衣。通宵留暮雨，上客莫言归。

《侍宴曲》：云陛褰珠帘，天墀覆绿杨。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鸣佩长裾静，开冰广殿凉。欢余剑履散，同辇入昭阳。

可以看出，无论是抒写悲、愁、喜、乐何种情感，都能体现出高华工整、典正雅丽之风。

贾至的诗歌具有典雅之风，既与他坚持儒家文学教化观，奉守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有关，也是他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职务的必然结果。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奉，参议奏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2]；而“制诰皆王言，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3]。贾至长期从事朝廷制诰的写作，遵循典雅温润的文体要求，自然也会使其诗歌带有典雅之气。

综上所述，贾至的诗作既充满了清新明丽、自然流畅之美，又有着典雅庄重之气，因而清丽典雅正是其诗歌的艺术风格。

二、“引律入古”的创新意识

在贾至的很多古体诗中，都存在着大量使用律句的现象，如《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中的“胡羯乱中夏”（平平仄仄仄），“衣冠陷戎寇”（平平仄仄仄），“幽公秉大节”（平平仄仄仄），“溅血下沾巾”（仄仄仄平平），“扈从出剑门，登翼岷江滨”（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公才标缙绅”（平平平仄平），“太皇时内禅”（仄平平仄仄），“峭壁上嵒岑”（仄仄仄平平），“皇风扇八极”（平平平仄仄），“元凶诱黠虏”（平平仄仄仄），“明主信英武，威声赫四邻”（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宁止蹴昆仑”（平仄仄平平），“于役各勤王，驱驰拱紫宸”（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功业独殊伦”（仄仄仄平平），“感此慰行迈，无为歌苦辛”（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平）等等，共有律句近20句之多；而在《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中，“再见洞庭秋”（仄仄仄平平），“极目连江汉，西南浸斗牛”（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滔滔荡云梦”（平平仄仄仄），“旷如临渤澥”（仄平平仄仄），“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宛叶遍逢蒿”（仄仄仄平平），“故人西掖寮”（仄平平仄

平),“差池尽三黜,蹭蹬各南州”(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迢迢王粲楼”(平平平仄平)等,也有12句入律。

其四韵八行的古体诗,如《送夏侯子之江夏》中,“清风千里来”(平平平仄平),“留欢一杯酒,欲别复裴回”(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渔舟忆钓台”(平平仄平),“羨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八句中竟有六句为律句;而《送友人使河源》:“送君鲁郊外,下车上高丘。萧条千里暮,日落黄云秋。举酒有馀恨,论边无远谋。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其后半首平仄格式为: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句句入律且粘对合格,简直可以看作是一首五言律绝。还有他的一首六句的古诗《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江南春草初幂幂,愁杀江南独愁客。秦中杨柳也应新;转忆秦中相忆人。万里莺花不相见,登高一望泪沾巾”,后四句平仄格式为: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声律粘对也均符合近体的规则,可看作一首七言律绝;可见其古体诗中使用律句之多。

贾至诗中还有六首因失粘而成的古体绝句,则通篇使用了律句,分别为: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其一 江上相逢皆旧游,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

其二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

《送王道士还京》: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借问清都旧花月,岂知迁客泣潇湘。

《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江路东连千里湖,青云北望紫微遥。莫道巴陵湖水阔,长沙南畔更萧条。《西亭春望》: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窅冥。岳阳城上闻吹笛,能使春心满洞庭。

前五首的平仄格式均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加括号处可平可仄)第六首的平仄格式为: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这六首古绝通篇都是律句,如果不是失粘,则与律绝无异;亦可见其诗歌中以律句入古诗的创作倾向。

其古体诗中除了大量使用律句以外,也大量地使用了对仗的句子,即以偶句入古诗,比如前述的《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中,就有“亭亭昆山玉,皎皎无缁磷”,“捧册自南服,奉诏趋北军”,“饮啄从管间,栖息虎豹群”,“崎

岷凌危栈，惴栗惊心神”，“峭壁上嶙峋，大江下沄沄”，“铁骑照白门，旄头拂秋旻”，“将来荡沧溟，宁止蹴昆仑”，“夏康纘禹绩，代祖复汉勋”等为数众多的偶句，并且这些句子的对仗在词性、语法结构上也都对得十分工整。还有《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中的“滔滔荡云梦，澹澹摇巴丘”，“旷如临渤澥，杳疑造瀛洲”，“宛叶遍蓬蒿，樊邓无良畴”，“耿耿云阳台，迢迢王粲楼”等；《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中的“解巾佐幕府，脱剑升明堂”，“郁郁被庆云，昭昭翼太阳”，“鲸鱼纵大壑，鸞鷟鸣高冈”，“一言顿遭逢，片善蒙恩光”，“崎岖郡邑权，连蹇翰墨场”等等，也都是对仗十分工稳的句子，纯从对仗规则角度而言，这些偶句与近体诗中的“工对”相比，几乎无异，尽管声调还未能相反。

以上所述贾至在其古体诗中大量引入律句和偶句这些近体诗成分的创作现象，正反映出了在盛唐诗坛古、近体相互渗透、汇而为一的时代趋势影响下，诗人“引律入古”的创新意识。

三、对仗艺术的积极探索

在贾至诗中特别是其近体诗中，对仗运用得十分纯熟，多为严整的工对，且很有其特色：如“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堂”（《长门怨》），“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白羽插雕弓，霓旌动朔风”（《咏冯昭仪当熊》），“千条弱柳垂青琐，百转流莺绕建章”（《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等，上下两句描述的景致，一动一静，以动静相对，足见诗人观察之细致，构思之巧妙；“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云归帝乡远，雁报朔方寒”（《长沙别李六侍御》），则一句写时间，一句写空间，以时空相对，更见其对仗用思之深；而“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送陆协律赴端州》），“春生云梦泽，水溢洞庭湖”（《送王员外赴长沙》），“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巴陵夜别王八员外》），在句中以地名相对；“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王孙莫谏猎，贱妾解当熊”（《咏冯昭仪当熊》），则以人名、人称作对；还有“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对酒二首》其二），“江边数杯酒，海内一孤舟”（《送陆协律赴端州》），“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勤政楼观乐》），“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送王道士还京》）等，以数目词“抚弦心断绝，听管泪霏微”（《铜雀台》），“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侍宴曲》），“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堂”（《长门怨》）等，则以连绵词相对。清人冒春荣《葑原诗说》中

称,“律诗以对仗工稳为正格”^[34],而上述这些对仗无不属对工切,整齐精炼,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对仗手法的积极探索。

在贾至的近体诗中,常常在首二句即使用对仗,其中律诗有《侍宴曲》中的“云陛褰珠扆,天墀覆绿杨”,《送陆协律赴端州》中的“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长沙别李六侍御》中的“月明湘水白,霜落洞庭干”,《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中的“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咏冯昭仪当熊》中的“白羽插雕弓,霓旌动朔风”,共五首,在其全部 12 首律诗中占了近一半;其中的两首五律《长沙别李六侍御》和《咏冯昭仪当熊》,还是首联用对而颔联不对,使用了“偷春格”的特殊对仗格式。而其绝句首二句使用对仗的则有《赠薛瑶英》:“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春思二首》其一:“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勤政楼观乐》:“银河帝女下三津,紫禁笙歌出九城”,《送李侍郎赴常州》:“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送王道士还京》:“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岳阳楼重宴别王八员外贬长沙》:“江路东连千里潮,青云北望紫微遥”,也有七首之多,亦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对仗格式的积极探索。

此外,贾至在其近体诗中还使用了流水对、借对、当句对、就句对、隔句对等诸多的特殊对仗。流水对,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正式定名,“谓两句一意也,盖流水对耳。”^[35]五言者称为“十字格”,七言者称为“十四字格”。从内容上看,是上下两句诗连贯而下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从语法意义上看,构成流水对的形式上的两句诗,可以实为一个单句,也可以是复句。由于流水对上下两句意脉相联,富于流动感,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对仗,可以克服一般对仗的凝固之感。贾至近体诗中所用的流水对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其中单句形式的流水对有“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岭峤同仙客,京华即旧游”(《送陆协律赴端州》);复句形式的流水对中,顺承关系的有“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对酒曲二首》其二),“隔帘收隐映,向席舞低昂”(《侍宴曲》),“王孙莫谏猎,贱妾解当熊”(《咏冯昭仪当熊》),“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巴陵夜别王八员外》),“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等,递进关系的则有“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春思二首》其一),“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巴陵夜别王八员外》)。而贾至的两首律绝,《赠薛瑶英》:“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成帝,虚筑避风台”,还

有《勤政楼观乐》：“银河帝女下三清，紫禁笙歌出九城。为报延州来听乐，须知天下欲升平”，则均是上半由顺承关系的复句流水对，而下半由单句形式的流水对构成。贾至诗中这些多样的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使其对仗充满了流动感，严整而不失于板滞；亦可看出诗人在创作中对于流水对这一特殊对仗的探索。

而在贾至诗中，还出现了借对这种特殊对仗，借对概念最先见于严羽《沧浪诗话》，“有借对，孟浩然‘故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春云母碓，风扫石南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多，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36]，通过借音或借义两种途径实现工对。所谓借音，即通过谐音造成词语对仗；而借义，则是一词多义，诗人在诗中表意用甲义，同时又借用其乙义来与对应的词构成对仗；因此借对可分为借音对和借义对两种。在贾至诗中，借音对有“云陛褰珠宸，天墀覆绿杨”（《侍宴曲》），“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送陆协律赴端州》）两处，前者的上句中，“珠宸”的“珠”字与“朱”谐音，此处借这种谐音与下句的“绿”字构成颜色类的工对；后者则通过下句中“流”与“留”字的谐音，借来与上句中的“去”字构成工对。而其诗中的借义对则有“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香”（《长门怨》），下句中“郁金香”本指用郁金香和泥涂壁的房子，“郁金”即指郁金香，而诗中则借“金”字表示颜色的另一义，与上句中表现颜色的“翠”字构成了颜色类对仗，从而实现了工对。可见，其诗中这些借对无论是借音还是借义，都可以使本已成对的句子锦上添花，由宽对变为工对，达到工巧自然之妙；并须通过仔细鉴赏方能领会，从而耐人寻味，妙趣横生。

贾至诗中，还出现了当句对这种特殊对仗形式，而当句对，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当句对，是指对仗的上下两句，在本句中各自都具有两个语法结构相同的词或词组构成对偶，《沧浪诗话》中所提到的“有就句对，又曰当句有对”^[36]；还有沈德潜《说诗晬语》中所称“对仗固须工整，而亦有一联中自为对偶者”^[26]，即指广义的当句对；在贾至诗中，如“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长门怨》），“云陛褰珠宸，天墀覆绿杨”（《侍宴曲》），“曲水浮花气，流风散舞衣”（《对酒曲二首》其一），“白羽插雕弓，霓旌动朔风”（《咏冯昭仪当熊》）等，都属于广义的当句对。而狭义的当句对，则在对仗形式上要求更为严格，是指对仗的两句每句中不但出现语法结构相同的词或词组，而且这两个词或词组须有一个字重复^①；而贾至诗中的“月色更添春色好，芦风似胜竹风幽”（《别裴九弟》），“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春思二首》其一）等，都是较完美

的狭义当句对。当句对这种特殊对仗的使用，能使其诗句音节流转，和谐入耳，从而更有助于诗中情感的抒发。

此外，贾至诗中还出现了扇对的特殊对仗形式，在《沧浪诗话》中曾提到，“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①，贾至的“忆昨别离日，桐花覆井栏。今来思君时，白露盈阶溥”（《寓言二首》其二），和“江南春草初萋萋，愁杀江南独愁客。秦中杨柳也应新，转忆秦中相忆人”（《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均隔句相对，是为扇对。

上述如此之多的特殊对仗形式的成功使用，即便在当时盛唐诗人群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亦可见其诗对仗技巧，已臻完美，这也正反映出贾至对于对仗艺术的积极探索和完美追求。

四、押韵特征的不同凡响

贾至今存的古体诗以五言居多，他的五古大多数都是偶句押韵，且一韵到底，而不转韵。如下列诗例：

《送友人使河源》：送君鲁郊外，下车上高丘。萧条千里暮，日落黄云秋。举酒有馀恨，论边无远谋。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平声尤韵）

《送夏侯子之江夏》：扣枻洞庭上，清风千里来。留欢一杯酒，欲别复裴回。相见楚山下，渔舟忆钓台。美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平声灰韵）

《寓言二首》其一：春草纷碧色，佳人旷无期。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叹息良会晚，如何桃李时。怀君晴川上，伫立夏云滋。（平声支韵）

《送李侍御》：我年四十馀，已叹前路短。羁离洞庭上，安得不引满。李侯忘情者，与我同疏懒。孤帆泣潇湘，望远心欲断。（上声旱韵）

《送耿副使归长沙》：画舸欲南归，江亭且留宴。日暮湖上云，萧萧若流霰。昨夜相知者，明发不可见。惆怅西北风，高帆为谁飏。（去声霰韵）^②

而他的五言长古也是如此，如《寓言二首》其二：“凛凛秋闺夕，绮罗早知寒。玉砧调鸣杵，始捣机中纨。忆昨别离日，桐花覆井栏。今来思君时，白露盈阶溥。闻有关河信，欲寄双玉盘。玉以委贞心，盘以荐嘉餐。嗟君在万里，使妾衣带宽。”“寒”、“纨”、“栏”、“溥”、“盘”、“餐”、“宽”，一连七韵，全部属于平水韵中上平声“十四寒”韵，

①本节所引诗例中，“一”表示韵脚，韵部依照平水韵。

而不转韵，这样就使全篇之势一气而下、一以贯之，正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讲，“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贯”^[28]；还有他的十五韵长篇五古《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

谪居潇湘渚，再见洞庭秋。极目连江汉，西南浸斗牛。滔滔荡云梦，澹澹摇巴丘。旷如临渤澥，杳疑造瀛洲。君山丽中波，苍翠长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我同长沙行，时事加百忧。登高望旧国，胡马满东周。宛叶遍蓬蒿，樊邓无良畴。独攀青枫树，泪洒沧江流。故人西掖寮，同扈岐阳蒐。差池尽三黜，蹭蹬各南州。相去虽地接，不得从之游。耿耿云阳台，迢迢王粲楼。跂予暮霞里，谁谓无轻舟。

十五个韵脚，全部属于平水韵下平声“十一尤”韵，而没有转韵，使得全篇一脉相联，一气连属，体长而充畅；创作如此长篇，而不用转韵，亦可见诗人驾驭全篇的才力之深厚。

在诗人所处的时代，创作长篇五古而不转韵者极少，大多数诗人之作都已换韵，如叶燮《原诗》所称，“五古，汉魏无转韵者，至晋以后渐多。唐时五古长篇，大多转韵矣。……毕竟以不转韵者为得。……若一转韵，首尾便觉索然无味；且转韵便似另为一首，而气不属矣。”^[37]清人陈余山《竹林问答》也称，“汉魏、六朝五古，鲜有转韵者，……唐初盛诸家，独韵长古绝少。”^[44]可见贾至的五古长篇不转韵这一押韵特征，直承汉魏古风，在当时的诗坛可谓卓然不群，不同凡响。

五、用典艺术的灵活多样

贾至诗歌的用典技巧也是十分完备的，在其现存的 46 首诗中，用典处处可见，且其用典手法灵活多样，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兼而有之。其诗中正面使用典故的如《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中“永愿雪会稽”，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之典，抒发平灭安史叛乱之志，“新命集旧邦”，则用《诗经·大雅·文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语，表达对肃宗灵武新朝廷表示支持的坚定信念；而“我同长沙行”，（《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也是正面引用贾谊、虞翻、阮籍、屈原等被贬、被逐而不得志的典故，以抒己身与朋友的贬谪之哀；还有“聊欲浮沧浪”（《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表达思隐之情，“渔舟忆钓台”（《送夏侯子之江夏》），抒发思乡之愁，“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送

夏侯参军赴广州》),述广州之遥远等等,数量极多且运用得当。而其诗中反用典故也很对景、贴切,如“谁谓三杰才,功业独殊伦”(《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反用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之典,以誉韦见素、房琯、崔涣等朝廷重臣劳苦功高;“此别盈襟泪,雍门不假弹”(《长沙别李六侍御》),反用雍门子周鼓琴令孟尝君泣下的典故,谓不必雍门鼓琴,即已泪水盈襟,更增添了诗中悲情之切;“王孙莫谏猎,贱妾解当熊”(《咏冯昭仪当熊》),则反用司马相如上疏谏猎之典,表现冯昭仪能为皇帝当熊的勇气和忠心;另外,“同辇入昭阳”(《侍宴曲》)反用班婕妤不与帝王同辇典,“方知汉成帝,虚筑避风台”(《赠薛瑶英》)反用汉成帝对赵飞燕筑台避风典等等,也都是很出色的反用典故的诗例,可以通过反衬,更好地在诗中抒情、叙事。

贾至诗中大多数用典还是明用,如“沉吟东山意,欲去芳岁晚”(《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用谢安隐居东山典;“夏康纘禹绩,代祖复汉勋”(《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用少康复夏、文帝复汉典;“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用娥皇、女英及宋玉悲秋典;“耿耿云阳台,迢迢王粲楼”(同上),用宋玉《高唐赋》及王粲《登楼赋》之典;“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寓言二首》其一),用商山四皓典;“昔时燕山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燕歌行》),用燕昭王筑黄金台纳贤典;“勉哉孙楚吏,彩服正光辉”(《送夏侯参军赴广州》),用孙楚为参军典;“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送王员外赴长沙》);用贾谊贬长沙王太傅典等等,都是十分明晰清楚地使用典故,援古证今,“用人若己”^[25]。

而其诗尤以暗用典故最为擅长,也最为出色,如《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中“白云若在眼”之句,化用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中“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之辞之意,以抒思隐情怀,若不知陶诗则很难看出其使用了语典;但即便如此,亦不妨碍对其诗句的理解。其“跂予暮霞里,谁谓无轻舟”(《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使用《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行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之语典;“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二),则使用《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语典;“鸛鸛鸣高冈”(《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贽府封丘高少府》),用《国语·周语上》中“周之兴也,鸛鸛鸣于岐山”之典;“八月白露降,玄蟬号枯桑”(同上),用《礼记·月令》中“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鸣”之典;将风、骚之语,史、礼之

句，引入诗中，而不露痕迹。还有“嗟君在万里，使妾衣带宽”（《寓言二首》其二），使用汉代古诗《行行重行行》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之语典，“草色青青柳色黄”（《春思二首》其一），使用古诗《青青河畔草》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之典，“红粉当垆弱柳垂”（同上其二），用东汉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之典等，将用典与写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感不到是在用典；而知道典故者更品其诗情，这正是为历来诗论家所推崇的用典妙境；正如蔡條《西清诗话》所说，“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38]，袁枚《随园诗话》亦云：“用典要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39]，徐增《而菴诗话》也讲，“或有故事赴于笔下，即用之不见痕迹，方是作者”^[40]。贾至上述诗中的暗用典故，真可谓达到了刘勰所说“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25]的境界。

此外，贾至诗中还出现了一联中上下两句事典、语典分用的特殊手法，如“帝子去永久，楚词尚悲秋”（《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上句用尧帝二女娥皇、女英为舜帝二妃的事典，下句则用宋玉《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之语典；“怅望黄绮心，白云若在眼”（《赠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弹琴》），上句用夏黄公、绮里季等四皓采芝商山之事典，下句用了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的语典；还有“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送王道士还京》），上用《庄子·天运》中“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语典，下用雁至衡阳回雁峰不过，遇春而返的事典；可见诗人用典之巧，才力之高。而贾至诗中也常常以典故作对，在对仗中用典，如“夏康纘禹绩，代祖复汉勋”（《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耿耿云阳台，迢迢王粲楼”（《巴陵早秋寄荆州崔司马吏部阎功曹舍人》），“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一片仙云入帝乡，数声秋雁至衡阳”（《送王道士还京》），“王孙莫谏猎，贱妾解当熊”（《咏冯昭仪当熊》）等等，将用典手法与对仗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亦可见诗人才学之深，用典之妙。

由上可见，贾至在诗中的用典正、反、明、暗，手法灵活；并且语、事典分用，以典作对，形式多样；清人方南堂讲，“作诗不能不用故实，眼前景事，有必须古事衬托而始出者。然用事之法最难，或侧见，或反引，或暗用，吸精取液，于本事恰合，令读者一见了然，是为食古而化”^[41]，贾至诗中的用典，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这即便是在当时盛唐广大诗人群体之中，也是可圈可点的。

六、炼字艺术的生动传神

贾至现存的律诗《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一首七律以外，全部为五律，他在这些律诗的创作中，十分讲究炼字；《诗法家数》有云，“诗要炼字，字者眼也”^[30]，尤其是“五律须讲炼字法，荆公所谓诗眼也”^[30]，《辞海》释“诗眼”曰：“即‘句中眼’，指一句诗或一首诗中最精炼传神的一个字”^[40]；贾至的律诗特别是五律即深谙此道，常能以一字之妙，形象地揭示景物特征，准确地表达心理感受，堪为诗眼；主要包括炼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

贾至律诗中所锤炼的动词，在具体的诗中运用得十分到位，能够恰到好处地叙景抒情，并且对上下两句对仗的诗中相应位置的动词锤炼得尤为精细，在对比之中相映成趣，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炼字特色。如描述帝王狩猎之景，“逐兽长廊静，呼鹰御苑空”（《咏冯昭仪当熊》），行猎之时，兽为猎物，鹰为捕猎工具，“逐”、“呼”两个动词，呼喊猎鹰追捕猎物，十分准确地体现出这层逻辑关系；再加上“长廊静”、“御苑空”的环境渲染，用最少的字句清晰地展现出帝王行猎的场景，也正是得益于这两个动词给人的生动感。而“曲水浮花气，流风散舞衣”（《对酒曲二首》其一），曲水、流风，同为动态之象，但“浮”、“散”二字却能呈现出同中之异，“浮”字正表现出了曲水的流动之感，形象而传神，而“散”字则写出了流风吹拂之态，准确地表达出诗人对于大好春光的赞赏之情，可谓各得其宜、恰到好处，“莺喧翡翠幕，柳覆郁金香”（《长门怨》），“喧”、“覆”二字，莺啼柳垂，一动一静，在对比中生动地描绘出景物的情状；“白羽插雕弓，霓旌动朔风”（《咏冯昭仪当熊》），羽箭插在弓旁，旌旗在风中飘展，也是动静相对，十分形象，亦是“插”、“动”两个动词锤炼的结果。类似的还有“春生云梦泽，水溢洞庭湖”（《送王员外赴长沙》）中的“生”、“溢”，一虚一实，描写洞庭春景；“舞蝶萦愁绪，繁花对靓妆”（《长门怨》）中的“萦”、“对”，一内一外，表述独居之幽寂；都能以句中的一个动词，准确地描写景物表达心情，并在对比中各极其趣，确实做到了诗眼的生动传神。

而其律诗中所炼的形容词，更为精巧，能把诗中所描述景物的形态情状十分准确地一语道出，如“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碧”这一字，便把晴天楚山云雾之色、之态写出，“深”字也写出了日暮下水流的深邃之感；“月明湘水白，霜落洞庭干”（《长沙别李六侍御》），一“白”一“干”，便展示出了明月照彻湘水之景，和深秋霜落洞庭水现干涸之态，下字精准；可见诗人观察景物的细致深入。而

描写宫中饮宴之景，“鸣佩长廊静，开冰广殿凉”（《侍宴曲》），环佩碰响，更衬出长廊之静，广殿开冰，自是一片清凉，“静”、“凉”虽为俗字，却殊为恰当，若非设身处地去感受，是不能炼出这样传神之字的；前述描写帝王出猎的“逐兽长廊静，呼鹰御苑空”中的“静”、“空”二字亦有此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云海南溟远，烟波北渚微”（《送夏侯参军赴广州》），上半句写南海用“远”，下半写北渚即小洲，则用“微”，同写遥远却能各尽其妙，亦可以看出诗人观察、体悟物象之细，炼字功夫之深。

其律诗中对于副词的锤炼，也颇见功力，往往能通过句中一字准确地表达出诗人彼时的心迹，如其送别诗“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送夏侯参军赴广州》）句中，一个“定”字，便将诗人对朋友难分难舍的深情表露无遗。而与友人同伤贬谪的诗句如“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忽”、“同”二字，则真切地将朋友间共遇仕途坎坷同患难的相互怜惜之情表现出来；还有“共叹虞翻枉，同悲阮籍途”（《送王员外赴长沙》）中的“共”、“同”，“相逢路正难”（《长沙别李六侍御》）中的“正”字等，亦是如此。还有代言体的《长门怨》中“独坐思千里，春庭晓景长”之句，一个“独”字领起全篇，把握照住了此诗抒情主人公被弃愁居长门宫的悲愁基调，可谓是画龙点睛之处，堪为全诗之眼。

另外，贾至律诗中对于其他词性的锤炼，也是能达到生动传神之妙的。如炼介词则有“隔帘妆隐映，向席舞低昂”（《侍宴曲》）中“隔”、“向”二字，描述歌伎之舞态，十分精准到位；“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对酒曲二首》其二），“乘”、“向”二字，也有助于将诗人在春风中狂歌醉舞的心情，准确表达出来。再有炼数词，“江边数杯酒，海内一孤舟”（《送陆协律赴端州》），“数”与“一”，将送别友人聊尽余欢转而孤单的情境尽现目前；“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对酒曲二首》其二），中连用四个数词，更为直观地展现出诗人及时行乐的心态；“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三”与“万”，分别代表了时间与空间，一联之中，时空对举，亦可见诗人炼字艺术之妙。

综上所述，贾至律诗中的炼字，善于通过句中一字之妙，把诗中物象的情状与所要展现的心境准确地表达传递出来，生动传神，正如贺子翼《诗筏》所言，“诗有眼，犹弈有眼也。诗思玲珑，则诗眼活；弈手玲珑，则弈眼活。所谓眼者，指诗弈玲珑处言之也”^[14]，因此其诗中之炼字精准传神，可堪诗眼。

第四章 贾至的诗坛地位及影响

一、广泛的交友与诗篇唱和

贾至作为盛唐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具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的，他与当时的李白、杜甫、高适、王维、岑参等诸多著名诗人都有着广泛的交友与诗篇唱和，其诗亦颇负盛名，并为这些诗人大家所称许。

早在贾至天宝初年明经擢第初步仕途，担任单父县尉后，即与大诗人高适有过诗篇赠答；其《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贄府封丘高少府》云：“……我生属圣明，感激窃自强。崎岖郡邑权，连蹇翰墨场。天朝富英髦，多士如珪璋。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闭门对群书，几案在我旁。枕席相远游，聊欲浮沧浪。八月白露降，玄蝉号枯桑。舸舟临清川，迢递愁思长。我有同怀友，各在天一方。离披不相见，浩荡隔两乡。平生霞外期，宿昔共行藏……”，时高适亦在封丘县尉任，贾至作此诗寄高适，即是寄慨于己与适等之屈居下僚，仅充一县尉小吏，不得施展才华；而当时高适也有《封丘作》诗云：“州县才难适，云山道欲穷。揣摩惭黠吏，栖隐谢愚公”，自叹“宁堪作吏风尘下”，“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与贾至诗中之慨十分相似，可见二人心境相同，作诗相酬，正是惺惺相惜之意。又梁肃有《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云：“二十馀，以文章游梁宋间，通人颍川陈兼，长乐贾至、渤海高适见公，皆色受心服，约子孙之契”^[4]，独孤及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前驱，他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25），年二十馀，当为天宝四年（745）后数年间，此时贾至正任单父尉，时单父县属宋州；而独孤及此后又有《送陈兼应辟兼寄高适贾至》诗，称贾至“焜耀琳琅姿；芳名动北步，逸韵凌南皮”，均可以证明贾至在天宝前期任宋州单父尉时与高适、独孤及等人有过交友，且友情深厚。

安史乱起，贾至从玄宗入蜀，至德元载（756）为撰传位册文，并与韦见素、房琯等人奉册命赴灵武册立肃宗，此后即在肃宗朝中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而杜甫也于至德二载（757）四月逃离叛军占据的长安，至凤翔肃宗行在所，拜左拾遗，与贾至、房琯、严武等人同朝为官；随即因房琯罢相，上疏援救，触怒肃宗，受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相救始免，于同年闰八月被放还鄜州省家；临行前，杜甫有诗留赠贾至与给事中严武，“田园须暂住，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晴吹角，那堪处处闻！”（《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戎马惜离群”之句，

可看出他们同朝为官感情之深。十月间,唐军终于收复长安,接着又克复洛阳,中兴在望;贾至、杜甫等随肃宗返长安,仍同朝供职。乾元元年(758)春天早朝之际,面对当前屡克叛军的大好形势,担任中书舍人的贾至遂作《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以歌升平,“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同朝为官的左拾遗杜甫、右补阙岑参、太子中允王维三位大诗人随即作诗相和,同唱太平:

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帟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诗中的“凤池”、“凤凰池”,是中书省的美称,贾至即在中书省供职,为皇帝写诏书,三首和诗的尾联,均以赞美中书舍人文才之美作结,可见他们对贾至的推重。这四首诗虽在思想内容上还脱离不了台阁之气,但颇具声律、辞藻之美和大气气象,在唐代七言律诗创作中也很有特色,所以一直为后人所传诵;这次唱和,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次盛事,而为人所称道,如明代胡应麟《诗薮》云:“贾至、王维、杜甫、岑参同赋早朝四七言律,……才格相当,足可凌跨百代”^[41],清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则云:“七言律诗,……至盛唐声调始远,品格始高。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诸作,各臻其妙”^[26],赵翼《瓯北诗话》亦云:“盖开元、天宝之间,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后,贾至等早朝大明宫诸作,互相琢磨,始觉尽善”^[42],翁方纲《石洲诗话》则言:“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宫之作,并出壮丽”^[43],施闰章《蠡斋诗话》“早朝诗”节载:“王警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岑则‘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贾则‘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气象诚高阔”^[26]。不仅如此,后世诗论家也多对此四诗品评优劣,定其高下,称誉王维、杜甫、岑参三位大诗人之论自不待言,然亦有不少诗论家对贾至首唱之作大加赞赏,给予美誉,胡应麟即言:“早朝四诗妙绝古今,贾舍人起结宏响,其工语在‘千条弱柳’一联,第非作者所难也”^[41];清人毛先舒《诗辨坻》则云:“早朝倡和,舍人作沈婉秾丽,气象冲逸,自应推守。

‘衣冠身’三字微拙。右丞典重可讽，而冕服为病，结又失严。嘉州句语停匀华净，而体稍轻扬，又结句承上，神脉似断。工部音节过厉，‘仙桃’、‘珠玉’近俚，结使事亦黏带，自下驷耳。四诗互有轩輊，予必贾、王、岑、杜为次也”^[14]；金圣叹《圣叹选批唐才子诗》称贾至诗“高华清切，无能与比”^[44]；吴瑞荣《唐诗笺要》亦称贾至，“由其诗律至细，故官样字面都安顿妥适，风格自卓然诸家之上”^[16]；《瀛奎律髓汇评》中亦有对其诗的评价曰：“尝早朝，转出正阳门驰道，烟月笼城楼，车灯衔接，谓首二句豁然。五、六句有神。四诗予定原唱为冠”^[45]。关于早朝四诗之高下优劣的诗论，当以谢榛、纪昀所评较为公允，谢言：“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及诸公和者，……贾则气浑调古，岑则词丽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长，其次分犹是一辈行”^[31]；纪昀亦称：“四公皆盛唐巨手，同时唱和，世所艳称。然此种题目无性情风旨之可言，仍是初唐应制之体，但色较鲜明，气较生动，各能不失本质耳”^[46]，这才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此后，肃宗开始排挤玄宗旧臣，而贾至与房琯、严武等均为肃宗即位灵武后玄宗从蜀中派出的大臣，且房琯在蜀中曾为玄宗制置天下，以太子李亨与诸王分镇天下，而这一诏书系由贾至拟制；此策略把李亨和诸王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自然会引起李亨的不满，因此即位之后首先借故罢除了房琯的相位，降为太子少师，随即于乾元元年（758）春免去贾至中书舍人职务，出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因杜甫在政治上属于房琯、贾至、严武一派，曾疏救房琯且与贾、严交厚，因而对于贾至的被贬深为痛心，作《送贾阁老出汝州》一诗相送，“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贾至是由中书舍人而出守汝州，中书省在宣政殿之西，因此又称为西掖；杜甫时任左拾遗，属门下省，而唐时，“两省相呼为阁老”^[48]，贾至由中书省外出，因此诗中说“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至故居在洛阳，汝州与之临近，所以说“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去者贾至，留者杜甫，彼此都为这春日的离别而伤怀，表达了诗人深深的惜别之情；末二句“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中，“五马”，指太守乘车用五马，唐刺史与太守相当，杜甫在此劝慰贾至，人生中作得刺史亦为显贵矣，切莫为此愁白了头发，更可见他们同僚间友情之深。同年六月，同属玄宗旧臣的房琯、严武也分别被贬为邠州刺史和巴州刺史，杜甫也因曾忤旨疏救房琯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年后，贾至又坐弃汝州事于乾元二年（759）秋再贬为岳州司马，杜甫也于同年秋弃官赴秦州；在秦州，杜甫曾写了一首五十韵长诗《寄岳

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怀念贾至及严武，“衡岳猿啼里，巴州鸟道边。故人俱不利，谪宦两悠然。……月分梁汉米，春给水衡钱。内蕊繁于缬，宫莎软胜绵。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讐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秉钧方咫尺，铍翮再聊翩。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诗篇一开始以平实的笔墨回顾了与贾、严二人同朝为官时的密切交往，并对他们的被贬表示愤懑不平；然后对他们贬官后的生活处境给予深切地关注，“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如公尽雄俊，志在必腾骞”。杨伦《杜诗镜诠》在“贾笔论孤愤”一段下引张云语，“此段嘱其缄默深藏，言言忠告，足见公与二子相与之厚，相爱之深，不是寻常投赠”，并在“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句下注曰：“二句教以远害全身之道”^[47]；在这里杜甫告诫二友贬官后要言行谨慎，提防谗言以明哲保身，也正体现出了他与贾至、严武交谊之深厚。

贾至初至岳州后，恰巧遇到了年初因从永王李璘事流放夜郎而中途被赦，夏、秋时憩于江夏、岳阳一带的大诗人李白，他们便一同游赏洞庭，贾至作有《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其一 江上相逢皆旧游，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

其二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其三 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

如前文所述，三诗中以第二首为最，上半用楚辞语，下半凭吊湘君，意境悠远而词句清丽，也正写出了同游者共同的不遇之感。贾至在诗中称李白为“旧游”，又有送李白诗称“共说金华旧游处”，而李白在天宝前入京，说明他们在天宝时期就早有交谊；这次旧友重逢，彼此境遇相似，因而就相互更加了解，也互相慰藉，李白此时有《巴陵赠贾舍人》诗，“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在诗中把贾至比作西汉才子贾谊，贾谊曾被汉文帝贬为长沙王太傅，而贾至仅谪官岳州，在长沙北面，比之贾谊贬官为近，所以诗中后两句说“圣主”即肃宗对贾至的恩情，要比汉文帝对贾谊显得深厚；此处为反语，对肃宗明为称颂实则为讽，对贾至的不幸遭贬寄予深深地同情。如杨慎《升庵诗话》所讲，“贾至中书舍人，左迁巴陵，……太白此诗解其怨嗟也，得温柔敦厚之旨矣”^[31]。同时，李白亦作有《陪族叔刑部侍郎晔

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其一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其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其三 洛阳才子谪湘川，元礼同舟月下仙。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苣，不知霜露入秋衣。

其五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这个刑部侍郎李晔也是被贬岭南途经岳州的，与贾至的遭际相类；诗中“洛阳才子谪湘川，元礼同舟月下仙”，以贾谊比贾至，以后汉李膺（字元礼）比李晔，二人俱谪官，继以“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用桓谭《新论》中“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之语，以致其思望之情；并一同对景凭吊湘君，“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引娥皇女英二妃随舜帝不及身死江湘之典，寄托己等不遇于君之慨。在同一时期，李白还有《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邕湖》诗，“剪落青梧枝，邕湖坐可窥。雨洗秋山净，林光澹碧滋。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千古风流事，名贤共此时”，亦可见二人交游之欢，游兴之浓。就在这一年秋天，李白离开岳州南下，赴湖南零陵，贾至有诗相送，“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李白亦有《留别贾舍人至二首》留赠贾至，诗中称，“折芳怨岁晚，离别凄以伤。谬攀青琐贤，延我于北堂。君为长沙客，我独之夜郎。劝此一杯酒，岂惟道路长。割珠两分赠，寸心贵不忘。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均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友情之深。

宝应元年（762），肃宗驾崩，李豫即位，是为代宗，贾至被召复中书舍人，他曾将在岳州三年所作之诗编为《巴陵诗集》；独孤及读了之后，比之为阮籍的《咏怀》诗，称赞道：“取公咏怀诗，示我江海澜。暂若窥武库，森然矛戟寒；眼明遗头风，心悦忘朝餐”（《贾员外处见中书贾舍人巴陵诗集览之怀旧代书寄赠》），从中可看出其对于贾至诗才的倾慕之情。宝应二年（763），贾至又迁尚书左丞；于广德二年（764）九月，以礼部侍郎知东都举，时杜甫正流寓成都，送唐诚往东都赴举，行前杜甫作《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诗寄贾至，叙旧日之交谊，并向他推荐唐诚，“……南宫吾故人，白马金盘陀。雄笔映千古，见贤心靡他。念子善师事，岁寒守旧柯。为吾谢贾公，病肺卧

江沱”；“南宫”，系尚书省代称，时贾至为礼部侍郎，属尚书省，诗中称誉贾至的诗“雄笔映千古”，既出于深厚的友谊，亦是对其诗由衷地肯定，正如《诗薮》所称，“杜当时，高、岑、王、贾、李、郑等辈，靡不输心”^[4]。

这以后贾至又加集贤院待制，历任兵部侍郎、京兆尹、右散骑常侍等职；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曾与友人游于贾至家林亭，并作《贾常侍林亭燕集》：“高贤侍天陞，迹显心独幽。朱轩鹜关右，池馆在东周。缭绕接都城，氤氲望嵩丘。群公尽词客，方驾永日游。朝旦气候佳，逍遥写烦忧。绿林蔼已布，华沼澹不流。没露摘幽草，涉烟玩轻舟。圆荷既出水，广厦可淹留。放神遗所拘，觥罚屡见酬。乐燕良未极，安知有沉浮。醉罢各云散，何当复相求”，可见宴集之欢。贾至还曾送“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夏侯审赴广州，并以诗相送，“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云海南溟远，烟波北渚微。勉哉孙楚吏，彩服正光辉”（《送夏侯参军赴广州》）。大历七年（772），贾至以右散骑常侍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文，独孤及作《祭贾尚书文》曰：“维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及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散骑常侍赠礼部尚书贾公六兄之灵……兄逢盛时，任适梁栋，青云咫尺，巨鳞始纵，何而中止，俄同大梦；天下孤望，非兄谁恊！……某获见于兄，二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长，蒙以伯仲相视，博文约礼，谓仁由己，同心之言，期于没齿，前后尺牍，罗列案几，……一旦如失，万事邈矣！”^[5]痛悼其亡，情见乎辞，可见二人生前交往之密切，感情之深厚。

综上，贾至在当时盛唐的诗坛上不仅与李白、杜甫、高适、王维、岑参等大诗人有着较为深厚的交谊与诗篇唱和，其诗亦受到这些诗人大家的称许，而且还与年辈稍晚的独孤及、韦应物、夏侯审等诗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可见他在当时的诗坛上还是有着较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的。

二、不朽的诗名与身后盛誉

贾至除了在生前的诗坛上颇具诗名，为时人所称誉以外，其诗也被后世多家唐诗选本所收录，流传甚远，享有盛誉。如北宋末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对其诗就评价甚高，书中有专论贾至诗的一节，称盛唐时“虽李、杜独据关键，然一时辈流，亦非大和、元和间诸人可跂望。如王摩诘世固知之矣，独贾至未见深称者。予尝观其五言，如‘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如此等类，使置于老杜

集中，虽明眼人，恐未易辨也。”^[31]而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东坡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词气殆是李谪仙”^[48]，称贾至《君山》诗的词气与李白诗相类。且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贾至的《春思二首》其一诗还为黄庭坚所喜爱，并书之扇上，“鲁直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38]；杨万里《诚斋诗话》也称，“山谷集中有绝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乱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字耳”^[39]，可见其诗流传之广。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也把他和王维、刘长卿等一起列入了唐诗“大名家”之中^[46]；还有宋代计有功所撰的《唐诗纪事》选了贾至《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侍宴曲》、《冯昭仪当熊》、《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等五首诗入内，题名谢枋得编选的《千家诗》选了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何汶的《竹庄诗话》也选录了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南州有赠二首》三首诗，而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一共选了贾至诗二十一首之多。由上可以看出，在宋代贾至的诗名颇盛，并被列为唐诗“大名家”之一，其诗亦被比之于李、杜，更可见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

在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对贾至的诗有过较高的赞誉，称“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照、庾信，调亦清畅，且多素辞，盖厌于漂流沦落者也”^[29]。由方回编纂的著名唐宋律诗选集《瀛奎律髓》，将贾至的七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收入其中，并将杜甫、王维、岑参的和诗附在其后；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在《诗法家数》中则称：“……贾至诸公《早朝》之作，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学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后来诸公应诏之作，多用此体，然多志骄气盈；处富贵而不失其正者，几希矣。”^[30]元人杨士弘所编的唐诗选本《唐音》也选录了贾至的《送李侍郎赴常州》诗，“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并称“此篇音律纯熟，语亦清婉，可谓楷式”^[49]，评价甚高。

而到了明代，则有更多的唐诗选本收录其诗，还有许多诗话以及诗歌批评著作给予贾至较高的评价，如高棅《唐诗品汇》中五律选贾至六首，列为“羽翼”；七律则列贾至为“正宗”，选一首，称七言律诗“盛唐作者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贾

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之什，当时各极其妙”^[50]；并选贾至十五首绝句入内，称“盛唐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同鸣于时者，王维、贾至、岑参亦盛”^[50]，对贾至的诗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高棅的《唐诗正声》、《唐诗拾遗》、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李攀龙的《唐诗广选》、《唐诗直解》、唐汝询的《唐诗解》、周敬、周斑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郝敬的《批选唐诗》、敖英的《唐诗绝句类选》、张之象、张应元的《唐诗类苑》等众多唐诗选本也都选有贾至的诗，可见贾至诗名气之盛，流传之广。谭宗的《近体秋阳》甚至称，“至以《早朝》七言，一时绝唱，倾动朝士，朝士纷起而和之。不知五言之妙，高古壮往，非当时高、王辈所可比拟者。”^[23]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则称唐诗“七律李、孟、王、岑、高以外，有崔颢、贾至……”^[35]，谢榛的《四溟诗话》称“天宝间，李谪仙、杜拾遗、高常侍、王右丞、贾舍人相与结社，每分题课诗……”^[31]。而胡应麟的《诗薮》亦在多处称誉贾至及其诗，如称近体七言“盛唐王、李、杜外，崔颢《华阴》，李白《送贺监》，贾至《早朝》，……皆可竞爽”^[41]，“唐人七言律起语之妙，自‘卢家少妇’外，崔颢‘岩晓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王维‘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贾至‘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41]，“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41]，还有“开元李、杜勃兴，诗道大盛，孟浩然沈千运等独以诗称，而文不概见。王维、贾至，其文间有存者，亦诗之附庸耳”^[41]；并历数“唐诗赋程士，故父子文学并称者甚众，……世所共知二贾、二苏、三王、五窦”^[41]，其中即有贾曾、贾至父子，还有“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侍从则高适、贾至等”^[41]，以及“苏颋、苏晋、贾曾、贾至、齐澣、王丘、李义等，并以文学为中书舍人，……初、盛间词人显者”^[41]；多次将贾至与李、杜、王维、高适、岑参等大家诗人相提并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在清代，收录贾至诗作的唐诗选集也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金圣叹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黄叔灿的《唐诗笺注》、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宋宗元的《网师园唐诗笺》、宋之荆的《增订唐诗摘钞》、吴瑞荣的《唐诗笺要》、姚鼐的《唐人绝句诗钞注略》、宋顾乐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刘文蔚的《唐诗合选》、何焯的《唐律偶评》等，如此之多的著名唐诗选本收录贾至的作品，足以见得贾至诗名之盛，其诗亦得以流传久远。并且，仍有

许多诗话及批评著作对于贾至的诗给予极高赞誉，特别是集中在对其《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诗的批评上，如《瓠北诗话》称：“自初唐沈、宋诸人创为律体，于是五字七字中争为雄丽之语，及盛唐而益出。如贾至早朝大明宫之作，少陵、王维、岑参等皆有和诗，诗中皆有杰句是也”^[42]，梁章钜《退庵随笔》亦载，“赵松雪尝言作律诗用虚字殊不佳，中两联须填满方好。此语虽力矫时弊，幼学者正不可不知。唐人如贾至早朝大明宫等作，实开其端”^[43]，方世举《兰丛诗话》言，“施诸廊庙之诗，尤宜平易。如早朝大明宫，杜之‘九重春色醉仙桃’，仙语也，却不如贾至、王维之稳”^[44]，孙涛《全唐诗话续编》“贾至”条称：“《早朝大明宫》云：‘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谢茂秦云：‘金针诗格谓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涵蓄，方入诗格。但如贾至、王维辈早朝诗联，皆非内意，谓之不入诗格，可乎？大抵唐律妙在意兴，无意有兴，格高气畅，不失为盛唐’”^[45]，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则讲：“何谓和雅？……近体如贾舍人之‘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如此等作，皆雍容和雅，盛世之音也”^[46]，更深入地从风格与诗法角度给予贾至《早朝大明宫》诗以极高的评价。其他从作诗法度出发给予贾至诗较高评价的还有范大士的《历代诗发》，称“唐贤绝句，风格句调铢两不失累黍者，必推贾常侍”^[47]，冒春荣的《葑原说诗》亦称“绝句字句虽少，含蓄倍深。其体或对起，或对收，或两对，或两不对，格句既殊，法度亦变。……两不对，如贾至‘红粉当炉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48]；王寿昌的《小清华园诗谈》亦有评曰：“诗之可宽者，如前人所论王勃‘披襟乘石磴’之字意重沓，……贾至《南州有赠》之前六句，句首‘越井’、‘湘川’、‘江边’、‘海内’、‘岭峤’、‘京华’连用。……有唐以诗取士，其律甚严，而当时名家犹不拘如此”^[49]，将贾至列入了有唐“名家”之中；宋育仁《三唐诗品》则称贾诗“其源出于阴、何，故音调节畅，无声病之累。‘万里莺花’传为名句，与《岳阳楼》之作俯仰遥深”^[50]，称誉其名句“万里莺花不相见”（《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及名篇《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另外，洪亮吉《北江诗话》称，“词臣掌诰册，固属佳选。然亦随时代为荣辱。唐贾至世撰传位册，词林以为美谈。蜀李昊世修降表，则世以为口实矣”^[51]；而吴乔的《围炉诗话》则云：“王右丞五古，

尽善尽美矣，《观别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敌右丞。……余如张谓、丘为、贾至、卢象诸君，俱有可观，合于李、杜以称盛唐，洵乎其为盛唐也。钱起、韦应物，体格稍异矣”^[14]，亦将贾至列入李杜之外的盛唐名家之中，可见在清代无论是贾至其人或其诗，都受到了很高的赞誉，并享有盛名。

结 语

综上所述，贾至以其清丽典雅的诗风，不仅在生前的诗坛上颇具诗名，为时人所称许，其诗在身后亦获得了历代诗论家的诸多赞誉，并为多家著名唐诗选本所收录，流传甚远，享有着不朽的诗名；正像元代刘绩《霏雪录》所云，“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为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38]，且“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63]，因此贾至的诗歌成就虽然还远不能与李杜、王孟、高岑等诗国大家相比，但他在盛唐诸家之中，还是列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的；正如清人巢父《唐诗从绳》云：“贾公在盛唐较弱，然终不作晚唐寒气”^[23]；他在唐诗发展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参考文献

- [1]P5029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 [2]P553 乔象锺、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3]P2 (唐)独孤及著.《毗陵集》[M].日本刊本卷十
- [4]P201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M].中华书局,1980
- [5]P12 葛晓音著.《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J].《文学评论》(京),1995(2)
- [6](清)董浩等编.《全唐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7]P1652《隋唐五代文论选》[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8]P10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9]P116 傅璇琮著.《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0](清)沈德潜著.《唐诗别裁集》[M].商务印书馆,1958
- [11]P429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
- [12](明)唐汝询选释、王振汉点校.《唐诗解》[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 [13]P1486 (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中华书局,1995
- [14]富寿荪校点、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中华书局,1983
- [16]P199 林东海选译.《唐人律诗精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17]P2(清)姚鼐选、马沅注.《唐人绝句诗钞注略》[M].清同治十二年补读斋刻本卷十
- [18]P10 (明)高棅编.桂天祥批点,《批点唐诗正声》[M].明万世德刻本卷四
- [19]P289 富寿荪选注.《千首唐人绝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0]P67 俞陛云著.《诗境浅说》[M].上海书店,1984
- [21]P124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M].中华书局,1980
- [22]P1 (明)杨慎著.《升庵诗话》[M].明万世德刻本卷八
- [23]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 [24]P2 (明)谭宗撰.《近体秋阳》[M].清初刻本卷十
- [25](梁)刘勰著.《文心雕龙》[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
- [26]王夫之等撰.《清诗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27]P295 遍照金刚著、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28]P494 (清)方东树著.《昭昧詹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9]P491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1987
- [30]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
- [31]P25 (宋)杨万里著.《诚斋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32]P152 任爽著.《唐朝典制》[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33]P36 (明)吴讷著.《文章辨体序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34]P125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5]P31 (明)胡震亨著.《唐音癸签》[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36]P74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37]P71 (清)叶燮著、霍松林点校.《原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8]王大鹏等编选.《中国历代诗话选》[M].岳麓书社,1985
- [39]P429 (清)袁枚著.《随园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0]P887 《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 [41]P188 (明)胡应麟著.《诗薮》[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2]P4 (清)赵翼著.《瓯北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3]P33 (清)翁方纲著.《石洲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4]P4 (清)金圣叹著.《圣叹选批唐才子诗》[M].有正书局本甲集卷三
- [45]P58 (元)方回编、李庆甲点校集评.《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6]P49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7]P277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8]P29 (宋)胡仔纂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9]P1 (元)杨士弘编、顾璘批点.《批点唐音》[M].明嘉靖刻本卷二
- [50]P706 (明)高棅著.《唐诗品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51]P2 (清)宋育仁著.《三唐诗品》[M].清考雋堂刻本卷三
- [52]P60 (清)洪亮吉著.《北江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53]P26 (清)伍涵芳著、杨军校注.《说诗乐趣校注》[M].齐鲁书社,1992

致 谢

我的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是在导师韩成武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在 2002 年本科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由于本人对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过刻苦地学习，我十分荣幸地考取了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跟随韩老师研究唐代文学。三年来，在导师的耐心帮助和指导下，我认真地阅读原典，仔仔细细地查阅文献，塌塌实地写论文，跟着韩老师学作学问，学作诗，学作人；通过不懈地努力，我终于由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成功地转变成为一名合格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当然，我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和导师为我付出的心血分不开的；在此，向我的导师韩成武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向河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其他给予我帮助的教授们，一并表示感谢！

毕业在即，回忆良多；感而有诗，增诸文末：

弃理从文志不同，跻身河大拜诗翁。

此行得遂平生愿，龙欲飞天先点睛！